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二

炎興下帙四十二

起建炎四年九月一日庚子盡十月一日庚午

九月一日庚子朔呂頤浩駐軍於饒州

呂頤浩爲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張道王渙

顏孝恭巨師古楊惟忠王璲六軍皆聽節制李成寇

江州頤浩乃駐軍於饒州四望山

三日壬寅知德安府陳規以王命招馬友降

馬友擾於京西湖北也以其眾寇德安府圍城數月

不退知府陳規守禦甚嚴友不能近規乃與友約通

買賣鹽一斤爲錢二十千八月有使往四川回者以
路不通行留使府中規乃與奉使謀令以王命招友
受降友許諾既成而奉使行友乃以文字報前路不
得邀掠奉使至孝感縣尉告之以前途難行奉使遂
止而友復猖獗矣時曹成屯於三龍河也
四日癸卯通泰州鎮撫使岳飛入泰州
七月岳飛除通泰州鎮撫使至是以本部兵入泰州
飛治軍嚴整將士畏之禁止軍中不得搔擾百姓室
家安堵尤得民情
七日馬進入興國軍
馬進自黃州渡江由大冶縣寇興國軍知軍李儀及
軍縣官皆在城中遂開門納之進入城放買賣不殺
掠如官軍焉
趙延壽寇德安府
趙延壽號趙不忙以眾犯德安府等界守臣陳規禦
退之
二十日己未金均房州安撫使王彥及桑仲戰於平麗
縣長沙坪仲敗走追至竹山縣而還　仲退據房州
王彥在金州時中原盜賊蠭起大者據州縣鑄印章
擅生殺更相吞噬以圖非望而饑饉荐臻無所資給

惟四川號爲全富金州適當蜀之門戶彥撫民治軍寬猛得宜軍民皆信嚮之巨寇桑仲已陷襄陽進攻均房知州李倫清韋知幾脫身奔竄仲勢益張有窺四川之意擁衆號三十萬直犯金州白玉關彥以官軍保長沙坪仲者彥之舊部曲也以申狀懇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以就食耳彥語將佐曰吾素知桑仲之爲人善馭士卒輕財善鬬然勇而無謀決爲諸公破之乃遣統領官門立爲先鋒立血戰不勝馬陷於淖中其子璋馳馬適過立呼之使救璋不顧而去立遂被執爲賊碎其屍立罵不絕口而死人心震恐且糧食不繼或請避賊鋒彥曰方今醜虜改作强敵在陝右桑仲在安康則四川腹背受敵柰天下何吾荷國家厚恩誓不與賊俱生以毋老託其友遂率同統制王宗永相爲犄角時官軍纔二千人彥謂諸將曰大丈夫要當以忠義死節豈可效鼠輩偷生負國敢有言避賊者斬人皆奮勵願爭先致死已未賊張步騎六道並進其勢甚盛彥執旗大呼麾士士悉殊死鬬自辰及酉賊大敗追襲二百餘里賊陣黃水此三字改作陳永還據房陵

二十三日壬戌張浚以陝西路軍軍於富平爲婁宿改作

羅索所襲諸軍不戰皆潰

先是張浚以川陝宣撫之職後生氣銳欲聚兵深入削平禍亂初至漢中會諸將問大舉之策前軍統制王彥獨以爲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有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兵利閬興洋以固根本設若敵人犯境則檄諸路將帥互爲應援以禦敵若不捷亦未至爲大失也時浚之幕客皆輕敵其氣亦銳見兵馬已集謂大功可成要當疾進聞彥之言皆相視而笑曰提兵數萬乃畏怯如此何日可成大功彥以計不行即請爲利州路鈐轄而去後浚

駐於秦州金人敗吳玠於彭店原復還河東浚欲大舉因問威武大將端曰唯遂納威武大將軍印猶用戰之說豈可以當大將端曰唯遂納威武大將軍印猶用人不經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且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方可議戰浚不喜乃曰將軍持不端爲參謀時王庶亦爲參謀論不協端因辭遂以爲都轉運使隨軍而已端與彥之言不用由是浚與幕客劉子羽輩專爲攻戰之謀常會諸幕客中有言兵馬一集可一掃金人盡淨者浚大喜之幹辦公事郭奕應聲曰不知是怎麼地一掃用茗帚掃爲復用

歸帚歸一坐皆驚愕浚亦默然是時大舉之議已定雖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幕客與兵將皆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唯諸相應和者十八九閒有反復論難者又持之不堅獨楊晟悖極言其非浚不從兵事既舉晟悖乃求行邊不隨幕府浚乃竭全陝六路事力舉於富平金銀錢帛糧食如山積浚以熙河路帥劉錫爲都統制浚以九月發秦亭親督戰六路兵二十萬馬七萬約以更相策援浚見兵馬俱集大喜謂當自此便可以徑入幽燕問曲端如何端曰必敗浚曰若不敗如何端曰若宣撫之兵不敗端伏劍而死浚曰可責狀否端即索紙筆責令狀曰如不敗甘伏軍法浚曰浚若不勝復當以頭與將軍遂大不協金人屯於大封縣相去八十里而婁室孛堇改作羅索貝勒方在綏德軍衆請擊之浚曰不可夫戰者當投戰書約日會戰乃遣使投書金人不報書凡數往浚大書於榜使賞銀絹皆萬計婁室孛堇改作羅索貝勒者雖白衣亦授節度軍與官軍對壘榜其軍曰有能生致婁室孛堇改作羅索貝勒者賞驢一頭布一匹婁室孛堇改作羅索貝勒率數十騎登山以望浚軍曰人雖多營壁不固千瘡萬孔極易破耳浚猶遣

使約戰金人許之至期輒不出兵以爲常浚以婁室改作羅索爲怯且曰吾破虜改作敵必矣幕客有請以婦人巾幗之服遺婁室改作羅索者諸路鄉民運糧草錙重者絡繹於道路至軍則繞寨安泊每州縣自爲小寨以車馬爲衛十十五五相連不斷先是知鳳翔府兼權永興軍路經畧安撫司公事吳玠謂地勢不利宜據高阜眾曰我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騎兵所宜不聽是日也婁室孛堇改作哲爾格貝勒率之囊土踰淖徑赴鄉民小寨鄉民奔亂不止踐寨而入諸軍驚亂浚乘騎急奔諸軍皆潰

惟環慶路經畧趙都承先走至邠州乃稍定金人得勝不追所獲珍寶錢帛如山嶽不可計郭奕爲詩曰婁室改作羅索大王傳語張老謝得送到糧草斗秤不留一件怎生見得多少浚自愧輕舉無功乃歸罪趙哲矣或有以諸葛孔明比浚者幕客或以爲譏而怒之彼曰非敢譏也孔明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是以似之

二十五日甲子金人陷楚州

金人用降人衛進言專攻北壁四十餘日晝夜不息已未礮著敵樓飛石中趙立股骨折而死徐州人密藏埋其屍立死之六日而城陷立一妻一妹一女年

十餘歲一男方總角或遭虜掠或被殺害皆盡後有人見其男在虜改作金　寨中猶言我爹爹死後便有此事聞之者爲之墮淚立在楚州也視金人如仇讎每言及金人必嚼齒而怒常戒約士卒惟以殺金人爲言且曰若不幸城陷則當備巷戰每一巷口皆以甎壘合隔三五巷爲一閒道出兵以殺金人則金人可以盡殺每戰皆親履行陣爲旗頭見士卒有回顧或退移一步者定行軍法故人人用命不敢有退怯心君子謂向使立以陷城巷戰而死其忠義之節必高出於張巡許遠之上惜乎以礙之餘力而死其身哀哉加贈奉國軍節度使謚忠烈立廟楚州與十人恩澤皆無承受者初立至楚州有徐州軍民老小僅數千强壯惟二千又有楚州將兵約二千四縣民約五千淮陰縣首領嚴宗義兵也共不滿萬人受圍既久徐州人漸有歸鄉而去者圍城初有野麥野豆可以爲糧後皆不生物有鳧茨蘆根男女無貴賤斸掘之後爲水所沒城中絶糧食至草木有屑榆皮而食者親戚互相食啗至城陷而心不變城陷之始四縣民兵爭門而出往往有得生者民兵首領有萬五石琦蔚亨號爲千人敵皆得出惟左彬不忍棄其妻彬乘馬坐

妻於馬後以繩維之手提大刀爭門而出手殺數十
人力困而死紹興五年徐州將校出立屍改葬自頂
至足無一肢脫落者惟左股爲礮所傷骨折不續人
皆奇之

中興姓氏忠義傳曰趙立徐州人也少爲軍卒建炎
三年領兵數千與金人苦戰徐州互有勝負以衆寡
不敵率兵走楚州尚有衆八百時無守卽命立爲泗
楚州鎭撫使金人以重兵圍之一年盡其攻擊之術
立以死拒破之城中居民有小過卽誅斬一家使無
遺類威勇振一方前後殺金人數萬多爲人巴懸之

城上金人每欲渡江以立正梗淮東故不敢渡劉光
世以兵五萬聚潤州畏大金不敢進朝廷命以兵救
立不敢來詔加觀察使後拒大金於城上中礮而死
年三十七大金聞立死爭以雲梯登城城中死戰又
大敗之殺其數千人然城中無主將恃勝弛備大金
探知之遂爭登城城陷皆屠之朝廷嘉立之忠贈開
府儀同三司後賜廟宇楚州號顯忠

追薦楚泗等州鎭撫使趙立幷陷沒官吏軍民黃籙
道場青詞伏以比者醜虜改作强敵憑陵羣方振擾塗炭
既彌於淮甸襟喉適在於山陽惟時帥臣爲國城守

提孤軍而力奮冐强敵（改作突騎）以直前挐兵幾及於三時叩壘殆逾於百戰貫精忠於日月塞英氣於乾坤雖云壯志之莫成固已榮名之不朽念元身之遽沒極恩數以難酬輒罄丹誠仰干洪造按科儀而載祓冀仙聖之來臨特垂助順之明俯錄盡忠之魄嘉其節死處以仙科坐起萬化之塗永脫九幽之籍不淪爲物以勸事君

追薦趙立等道場罷散朱表解紛排難嘗力蹈於危機福善禍淫固莫逃於昭鑒惟干城之故將實當世之奇材既忠勇以亡身宜神明之護祐至誠而動天地固異常倫忠死而作神仙況存明訓

前御史中丞秦檜將家屬自虜（改作金）寨逃歸至漣水軍丁禩水寨

御史中丞秦檜初以不願立張邦昌遭粘罕（改作尼堪）拘執北去幷其妻王氏同行隨行有小奴硯童與婢興兒御史街司翁順而已至金國見虜（改作金）主文烈帝高其不附立異姓之節以賜其弟撻懶（改作達蘭）爲任用任用者執事也撻懶（改作達蘭）亦高其節甚相親信金人許隨南官遷徙之人各逐便硯童興兒翁順皆不欲捨檜去乃共欲同生死遂不相離金人欲用撻懶（改作

達蘭提兵而南也命檜以任用偕行檜密與妻王氏爲計至燕山府留王氏而已獨行王氏故爲喧爭曰我家翁父使我嫁汝時有貲貨二十萬貫欲使我與汝同甘苦盡此平生今大金國以汝爲任用而乃棄我於途中耶喧爭不息撻懶改作達蘭與檜之居比鄰聲相聞撻懶改作達蘭妻一車婆聞之請王氏問其故王氏具以告一車婆曰不須慮也大金國法令許以家屬同行今皇弟爲監軍亦帶家屬在軍中秦任用何故留家屬在此而不同行也白之撻懶改作達蘭遂令王氏同行由是視童與兒翁順亦偕行檜爲任用又隨行作參謀軍事又爲隨軍轉運使在孫村浦寨中楚州陷孫村浦寨金人紛紛爭趨入楚州檜常以梢工孫靜爲可與語遂密約靜於淮岸乘紛紛不定作催淮陽軍海州錢糧爲名同妻王氏視童與兒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數人登小舟令靜掛席而去至漣水軍界爲丁禩水寨邏者所得將執縛而殺之檜知水寨尚爲國家守乃告之曰我禦史中丞秦檜也寨兵皆村民不曉其說且謂執到姦細陵辱之檜曰此中有秀才否當知我姓名或謂有賣酒王秀才當令一看之王秀才名安道字伯路素不識檜乃佯爲識檜以紿

其衆且欲存檜也遂一見而長揖之曰中丞安樂勞苦不易衆皆以爲王秀才既識之卽不可殺遂以禮待之硯童與兒翁順高益恭等一行皆得生全王秀才之力也

二十六日乙丑王闢以其衆降於王彥

王闢曹端自襄陽潰散屯於中廬也闢殺端而侵秭歸不知地利爲思州田祐恭族蠻兵以木弩射退之乃復取興山縣路退於房州是時桑仲方攻金州而未敢也闢爲仲聲援及仲敗闢不敢進彥遣人以順逆諭闢使闢以忠義歸朝廷與附叛賊榮辱利害相去甚遠闢大悟請降彥欲詣闢壘衆謂闢雖願請降然心反覆未可知彥曰我以至誠待闢闢雖詐何能爲遂肩輿至闢營闢大驚迎迓甚恭彥具飯與闢對食開諭禍福闢與其黨皆俯伏聽命遂遣詣鎮撫使司將佐皆不更易於是人人願爲之用闢後腰斬於興元府不克令終

二十七日丙寅趙延壽焚郢州

金人攻李彥先於淮河彥先被殺

李彥先者韓世忠後軍管隊使臣也先是有李進彥犯罪配遠惡過江州遇一道人曰汝異日當富貴指

其口曰能容拳則爲公侯令進彦以拳內口中纔容半許道人曰惜哉雖富貴所得者苦不多耳臨去語進彦曰汝不可自發心逃遁候有人教爾去去卽無害進彦曰諾至衡山防送者曰嗟乎生爲兵士傳送罪人何時已乎叱進彦曰汝自去我亦亡矣進彦謝之而去後投韓世忠軍中隸彦先隊下世忠潰於沐陽也彦先與本隊四十三人得二舟下海聚衆有數千彦先進彦分統之趙立在楚州受圍彦先以舟船往來策應與立刺臂爲義兄弟城陷之日彦先舟船猶在北神鎭淮河中前後捉於金人進退未得至是

金人以舟船併力攻彦先彦先所乘舟下碇石急收不應爲金人舟船簇擁彦先全家皆死於淮河時進彦舟船在東海縣招集彦先餘衆遂爲首領後於許浦受劉光世招安

韓世清駐劄宣州

韓世清屯於徽州也六月命世清池州駐劄八月劉洪道以呂頤浩爲參謀來知池州隨行有王渙李貴崔邦弼等兵共數十是時世清有衆萬餘洪道以池州錢糧闕乏令世清宣州駐劄世清遂駐劄於宣州

十月一日庚午朔張浚斬環慶路經畧使趙哲

富平之敗張浚欲斬大將以藉口浚在汾州會諸將帥議事浚立堂上諸將帥立堂下浚問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眾皆言環慶兵先走浚即令擁環慶經畧使趙哲斬之哲不伏且言有復辟功提轄官以骨朵擊其口血流不能作聲斬於堠下不厭公議眾語諠譁浚遂以黃榜赦諸將罪以安眾心

趙哲已死諸路帥聽令張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出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兵盡

張浚以孫恂權環慶路經畧使

張浚既斬趙哲環慶闕帥乃以便宜命轉運判官孫恂權環慶路經畧使命其撫恤士卒整飭行伍激勵將心振作惰氣無有怠縱自蹈前轍

慕洧以環州叛附於西夏

趙哲被誅其部下驚愕人人自危且人人痛切張浚殺將卸罪或語諸將曰汝等戰勇而帥獨坐誅天下甯有是事孫恂既權帥事也劉子羽語恂令陰圖環慶諸將恂納其言斬統領官喬澤張忠而統制官慕洧覺之懼遂以環州叛張浚遣涇原統制官李彥琪救環州洧附於夏國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二終

盬一斤爲錢二千（誤作二十千）八月有奉使往四川回者

脫奉字平仲退據房州（平字衍）皆脫身奔竄（脫皆字）以

陝西路軍軍於富平（一作以陝西五路軍於富平）議論不協（議誤作謀）

金人用降人衡進言（衡作衝）惜乎以礮之餘力而死

其身（應作惜乎死於礮之餘威不得見之）有貲財二十萬貫（財誤作貨）我

御史中丞秦檜也（御誤作禦）兵共數千（千誤作十）慕容洧（脫容字）

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三

炎興下帙四十三

起建炎四年十月一日庚午盡十二月二十七日

乙未

六宮至自虔州

八日丁丑劉光世退軍鎮江府

上命張俊出兵援劉光世而俊他託不行

十日己卯李成徒黨馬進犯江州

李成據舒州朝廷授以舒蘄州鎮撫使成內懷姦狡而外假恭順光州鎮撫使吳翼謂光州不可守率

軍民棄其城而去道途艱梗無所向往依成死於成
軍中自此成謀據江西以觀天下之變遂遣馬進寇
江州知州姚舜明問計於統制劉紹先紹先請堅守
紹先字嗣祖知書傳稍通兵法京城統制官閻僅喜
其爲人以女妻之京城陷僅潰散紹先隨至江州僅
留紹先以眾數千屯光州紹先屢與楊進戰及酈瓊
圍固始紹先以兵援之堅守城壁力捍瓊保全固始
後率眾歸江州舜明喜之辟爲統制
李回同知樞密院
李回扈從六宮還除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辭免批答

敕李回省所奏劄子辭免同知樞密院事恩命事俱
悉朕惟國家傾危屯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非得天
下人豪策慮出乎拘攣之外者不足以輔成中興之
功以卿有當世之材遂古人之學詳練周密爲時耆
明故聞千里之造朝寢食不忘於虛竝擢宣樞機之
地共圖寵鼎之安卿而不能尚誰可者免服寵命毋
庸固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十三日癸未岳飛斬其統制傅慶
傅慶衛州窯戶也有勇力善戰屢立功岳飛寵惜之
以爲前軍統制慶恃其才視飛爲平交嘗曰岳丈所

主張此一軍者皆我出戰有功之力每有需索於飛則曰岳丈傅慶沒錢使可覓金若干或錢若干飛亦屢與之無忤色及飛爲鎮撫使持法嚴肅尤不可犯而慶不改其常飛待之頗異慶覺之不喜會劉光世遣王德來高郵以當金人在高郵楚州者飛遣慶以前軍將士應援德與慶交馬而慶言欲伏侍劉相公德許之統領張憲聞其言告於飛飛飛衙之戒憲勿泄至是飛令諸統制射遠箭慶三箭皆及一百七十步諸統制不過一百五十步飛三賞慶酒醉飛取宣賜戰袍金帶與王貴慶曰賞有功者飛問有功者爲誰

慶曰傅慶在清水亭有功當賞傅慶飛大怒叱慶下階取戰袍焚之槌毀其金帶乃曰不斬傅慶何以示衆遂命斬之

張浚退軍秦州

張浚以陝西失利慕洧背叛遂退還秦州

趙彬張中彥叛降於金人

慕洧既叛張浚遣涇原帥劉錡留將官張中彥幕官趙彬守渭中彥彬二人皆曲端腹心意輕錡又知浚已還秦州恐一旦金人至不能守乃相與謀逐錡而據涇原觀望錡進不敢追洧退不敢入渭遂走順德

中彥彬以鈞去乃遣人詣金人乞降

王善餘黨推祝友爲首

先是王善降於金人徒黨皆散金人屯六合也有邱虔者在滁州境內俄復渡淮過北去祝友在滁州界皆善之餘黨友下寨於龔家城復欲往巢縣李防禦者爲王縣尉所殺王縣尉者鄉兵首領也閒探得李防禦寨中人皆出外虜掠糧食乘其虛而刼之遂殺李防禦衆遂推友爲首復還龔家城下寨專殺人爲事

翟琮及李興敗金人於陽城縣擒其保骨孛堇改作拜格貝勒

先是張浚經營兩河委翟興措置河外事興遣其子琮率裨將李興渡河攻刼陽城縣出金人不意官軍大捷擒河東都統保骨孛堇改作拜格貝勒得都統印記獲首級鞍馬器甲甚多興復遣琮取絳州之垣曲縣至王村與金人遇又獲捷進兵至米糧川橫山義士史進等率衆來歸自是李興屯於商州

二十八日丁酉王林寇通州

王林棄高郵而來也

秦檜至行在除禮部尚書

秦檜既脫虜改作寨達漣水軍丁禩水寨也禩發遣

檜還行在令秀才王安道馮由義伴行由義字子儀
既至行在士論疑之范宗尹李回奏其忠而薦其才
張守嘗爲密州州學教授檜亦嘗爲之故首稱檜爲
可用上甚喜卽除禮部尚書檜具辭免賜詔不允曰
卿頃者當干戈之際有社稷之言以忠信篤敬而行
蠻貊之邦以靖共正直而爲神明之聽四年去國萬
里還朝乃升常伯之聯用示匪躬之勸昔鍾儀之留
晉國不忘南音蘇武之在匈奴常持漢節方卿所守
未足爲難況乎踐阼之初已有旌賢之詔奪安車之
高志加祕殿之隆名今茲之除蓋理前命褒崇非過
何以辭爲檜請以本身合得恩澤授安道由義官由
是補廸功郎舟人孫靜亦授承信郎檜陷虜改作金　信
息不相通時妻兄王曄取王氏冒姓秦以爲檜嗣立
名曰嬗俾承恩授官至是王氏諸親以嬗見檜檜甚
喜以己子視之。舊校云秦嬗本王曄之孽子曄妻
氏怙勢而妒嬗既誕卽逐其所生以嬗爲檜之乞子
檜之任申司金拘北去夫婦偕行獨留嬗於檜之夫
人伯父王仲薿豐父家豐父子時憤而騙每凌虐之
其後檜之用其親黨遍躋要途獨時每以參議官處
之兒揮
塵餘話
侍郎
二十九日戊戌知陳州馮長寧叛附於劉豫僞授戶部

馮長寧在陳州以王命阻絕乃附於劉豫非甘爲敝首也請立什一稅法豫從之僞除長寧戶部侍郎

十一月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

金人攻張榮於鼉潭湖破其菱城

張榮梁山泊魚人也聚梁山泊有舟師三二百人常刼掠金人杜充爲留守時借補榮官至武功大夫遙郡刺史軍中號爲張敵萬金人進兵取維揚也榮乘閒率舟船自清河而下滿舟皆載糧食駐於鼉潭湖積菱爲城以泥傅之漸有衆萬餘金人屯於孫村浦壽河也屢遣人攻之阻湖淖皆不能近是時天寒冰凍

金人已得楚州遂併力攻其菱城榮不能當焚其積聚棄菱城率舟船遂入通泰州

四日癸卯岳飛棄泰州

岳飛爲通泰州鎮撫使軍於泰州會金人犍懶改作達蘭有占通州經畫再渡江之意已破張榮菱城虜改作敵騎侵入飛以泰州不可守於是率衆渡江入於江陰軍而棄泰州

張浚退軍於興州

張中彥趙彬既飯送款於金人金人是時將陝西所得金帛悉已津發歸河東又知慕洧飯乃徐引兵而

西於是吳玠自鳳翔走保和尙原孫悟段丕則相繼
自隴關入秦亭金人至渭州得我情實乃入德順軍
張浚聞虜改作入德順遂移司入興州簿書輜重悉
燒毀初浚欲大舉惟劉子羽議論契合三尺之童皆
知其非幕官兵將官心知其非而口唯諾者十八九
閒有反覆論難者又持之不堅獨幕官楊晟悖力言
不可不從乃求行邊不隨浚之富平及失利乃來見
浚浚慚諸事悉委之楊晟悖乃大罵子羽意欲殺之
楊晟悖既用事乃言金人欲必舉川蜀然後歸國不
若引兵金洋一帶俟金人歸國然後收復川陝事乃
永定浚雖未盡信其說然浚已置陝西於度外矣與
元帥王庶前帥鄜延知虜改作敵情次第適來議事勸
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隴關以爲後圖浚不聽遂失全
陝

放散百司

金人已陷楚州游騎至江上行在驚恐乃放散百司
從便仍結絕三省樞密院文字士民多竄匿者家室
仳離景況淒其

十日已酉祝友率眾渡江往新市薛店

祝友在滁州襲家城下寨也金人已破楚州矣滁河

舟船盡放下江而去友遣劉統領者於滁河尋遺棄
舟船得大小僅二百遣數千人夾岸護送出瓜步口
沿江北岸牽至馬家渡友計置渡江招信劉綱又在
江南把江口不容渡友眾及岸不得登者三日友督
之甚嚴六軍都提舉張闕死於江遂以諸舟星散著
岸上下占十餘里綱之兵不及分而友之眾已有登
岸者漸次盡渡往新市薛店下寨縱兵虜掠
徐文以其眾歸朝
初徐聚徐文集眾有舟船數百隻與李彥先李進彥
皆在東海縣彥先進彥請聚同謁廟神聚不疑之爲
彥先所殺徐文聞之開船下海占據靈山有河北忠
義人護宗室士幹至田橫島文封之士幹稱是濮恭
懿王之孫朝廷遣人招文授武經大夫兼閤門宣贊
舍人士幹送大理寺俄刺面配廣南遠惡後不知所
終徐文終仕盡心於王室
十七日丙辰金人陷泰州
擁懶改作達蘭既得楚州有再謀渡江之意欲耕地爲守
遂率軍萬人陷泰州而屯駐
十八日丁巳知通州軍州事呂伸棄城走
金人已破泰州知通州呂伸懼而奔走伸自以棄城

恐終不免於罪戾乃奏云臣夜得夢諸軍皆被朱甲持赤幟蓋火德之應乃國家中興之兆士論以爲詔遂罷之

十九日戊午王彥敗桑仲於房州仲退軍襄陽府

桑仲據房州也王彥嘗從閒道遣兵斷其糧餽亦請援於宣撫處置使張浚浚遣楊惟直領兵來援丁巳彥濟師攻自黃水兵既接賊氣懾奔潰追至白磧斬獲不可勝計凡爲賊詿誤者悉貸之招降來歸皆分隸麾下仲退軍襄陽府

二十日己未金人陷通州

王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

王彥爲三州鎮撫自此孝忠自均州來攻彥率其眾號三十萬彥及忠戰勝負相當

劉豫建歸受館於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榷場通南北之貨譏察閒探

十二月崔增降於呂頤浩

崔增以七月寇太平州攻城不克劉光世在建康遣人招安增不從願受呂頤浩招安乃率舟船往上江纔到魯江口遇邵青船出江增不及備爲青所敗增在無爲軍界內屢與張琪戰增沿路以虜掠爲資所

主張此一軍者皆我出戰有功之力每有需索於飛則曰岳丈傅慶沒錢使可覓金若干或錢若干飛亦屢與之無忤色及飛爲鎮撫使持法嚴肅尤不可犯而慶不改其常飛待之頗異慶覺之不喜會劉光世遣王德來高郵以當金人在高郵楚州者飛遣慶以前軍將士應援德與慶交馬而慶言欲伏侍劉相公德許之統領張憲聞其言告於飛飛銜之戒憲勿泄至是飛令諸統制射遠箭慶三籌皆及一百七十步諸統制不過一百五十步飛三賞慶酒醉飛取宣賜戰袍金帶與王貴慶曰賞有功者飛問有功者爲誰慶曰傅慶在清水亭有功當賞傅慶飛大怒叱慶下階取戰袍焚之槌毀其金帶乃曰不斬傅慶何以示衆遂命斬之

張浚退軍秦州

張浚以陝西失利慕洧背叛遂退還秦州

趙彬張中彥叛降於金人

慕洧既叛張浚遣涇原帥劉錡留將官張中彥幕官趙彬守渭中彥彬二人皆曲端腹心意輕錡又知浚已還秦州恐一旦金人至不能守乃相與謀逐錡而據涇原觀望錡進不敢追洧退不敢入渭遂走順德

中彥彬以鈞去乃遣人詣金人乞降
王善餘黨推祝友爲首
先是王善降於金人徒黨皆散金人屯六合也有邱虔者在滁州境內俄復渡淮過北土祝友在滁州界皆善之餘黨友下寨於冀家城復欲往巢縣李防禦者爲王縣尉所殺王縣尉者鄉兵首領也開探得李防禦寨中人皆出外虜掠糧食乘其虛而刼之遂殺李防禦眾遂推友爲首復還冀家城下寨專殺人爲事
翟琮及李興敗金人於陽城縣擒其保骨字堇改作拜格貝勒

先是張浚經營兩河委翟興措置河外事興遣其子琮率裨將李興渡河攻刼陽城縣出金人不意官軍大捷擒河東都統保骨字堇改作拜格貝勒得都統印記獲首級鞍馬器甲甚多興復遣琮取絳州之垣曲縣至王村與金人遇又獲捷進兵至米糧川橫山義士史進等率眾來歸自是李興屯於商州
二十八日丁酉王林寇通州
王林棄高郵而來也
秦檜至行在除禮部尚書
秦檜既脫虜改作金寨達漣水軍丁禩水寨也禩發遣

檜還行在令秀才王安道馮由義伴行由義字子儀既至行在士論疑之范宗尹李回奏其忠而薦其才張守嘗爲密州州學教授檜亦嘗爲之故首稱檜爲可用上甚喜即除禮部尚書檜具辭免賜詔不允曰卿頃者當干戈之際有社稷之言以忠信篤敬而行蠻貊之邦以靖共正直而爲神明之聽四年去國萬里還朝乃升常伯之聯用示匪躬之勸昔鍾儀之留晉國不忘南音蘇武之在匈奴常持漢節方卿所守未足爲難況乎踐阼之初已有旌賢之詔奪安車之高志加祕殿之隆名今茲之除蓋理前命褒崇非過何以辭爲檜請以本身合得恩澤授安道由義官由是補廸功郎舟人孫靜亦授承信郎檜陷虜改作金信息不相通時妻兄王暎取王氏冒姓秦以爲檜嗣立名曰熺俾承恩授官至是王氏諸親以熺見檜檜甚喜以己子視之。舊校云秦熺本王暎之孽子暎妻鄭氏達夫之女暎由婦家而早達鄭氏怙勢而妒熺既誕即逐其所生以熺爲檜之乞子檜之任中司金拘北去夫婦偕行獨留熺於檜之夫人伯父王仲嶷豐父家豐父子時恂而驕每凌虐之其後檜之用其親黨遍躋要途獨時每以參議官處之見揮麈餘話

二十九日戊戌知陳州馮長甯叛附於劉豫僞授戶部侍郎

馮長甯在陳州以王命阻絕乃附於劉豫并甘爲叛首也請立什一稅法豫從之僞除長甯戶部侍郎

十一月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

金人攻張榮於鼉潭湖破其菱城

張榮梁山泊魚人也聚梁山泊有舟師三二百人常刼掠金人杜充爲留守時借補榮官至武功大夫遙郡刺史軍中號爲張敵萬金人進兵取維揚也榮乘閒率舟船自清河而下滿舟皆載糧食駐於鼉潭湖積菱爲城以泥傅之漸有衆萬餘金人屯於孫村浦壽河也屢遣人攻之阻湖淖皆不能近是時天寒冰凍

金人已得楚州遂併力攻其菱城榮不能當焚其積聚棄菱城率舟船遂入通泰州

四日癸卯岳飛棄泰州

岳飛爲通泰州鎮撫使軍於泰州會金人犍懶改作達蘭有占通州經畫再渡江之意已破張榮菱城虜改作敵騎侵入飛以泰州不可守於是率衆渡江入於江陰軍而棄泰州

張浚退軍於興州

張中彥趙彬既飯送款於金人金人是時將陝西所得金帛悉已津發歸河東又知慕洧叛乃徐引兵而

西於是吳玠自鳳翔走保和尙原孫悟段丕則相繼
自隴關入秦亭金人至渭州得我情實乃入德順軍
張浚聞虜改作入德順遂移司入興州簿書輜重悉
敵
燒毀初浚欲大舉惟劉子羽議論契合三尺之童皆
知其非幕官兵將官心知其非而口唯諾者十八九
閒有反覆論難者又持之不堅獨幕官楊晟悖力言
不可不從乃求行邊不隨浚之富平及失利乃來見
浚浚慚諸事悉委之楊晟悖乃大罵子羽意欲殺之
楊晟悖既用事乃言金人欲必舉川蜀然後歸國不
若引兵金洋一帶俟金人歸國然後收復川陝事乃
永定浚雖未盡信其說然浚已置陝西於度外矣與
元帥王庶前帥鄜延知虜改作情次第適來議事勸
敵
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隴關以爲後圖浚不聽遂失全
陝
放散百司
金人已陷楚州游騎至江上行在驚恐乃放散百司
從便仍結絕三省樞密院文字士民多竄匿者家室
仳離景況淒其
十日己酉祝友率眾渡江往新市薛店
祝友在滁州襲家城下寨也金人已破楚州矣滁河

舟船盡放下江而去友遣劉統領者於滁河尋遺棄
舟船得大小僅二百遣數千人夾岸護送出瓜步口
沿江北岸牽至馬家渡友計置渡江招信劉綱又在
江南把江口不容渡友眾及岸不得登者三日友督
之甚嚴六軍都提舉張剛死於江遂以諸舟星散著
岸上下占十餘里綱之兵不及分而友之眾已有登
岸者漸次盡渡往新市薛店下寨縱兵虜掠
徐文以其眾歸朝
初徐聚徐文集眾有舟船數百隻與李彥先李進彥
皆在東海縣彥先進彥請聚同謁廟神聚不疑之爲
彥先所殺徐文聞之開船下海占據靈山有河北忠
義人護宗室士幹至田橫島文刼之士幹稱是濮恭
懿王之孫朝廷遣人招文授武經大夫兼閤門宣贊
舍人士幹送大理寺僕俄剌面配廣南遠惡後不知所
終徐文終仕盡心於王室
十七日丙辰金人陷泰州
擾懶改作達蘭既得楚州有再謀渡江之意欲耕地爲守
遂率軍萬人陷泰州而屯駐
十八日丁巳知通州軍州事呂伸棄城走
金人已破泰州知通州呂伸懼而奔走伸自以棄城

恐終不免於罪戾乃奏云臣夜得夢諸軍皆被朱甲持赤幟蓋火德之應乃國家中興之兆士論以爲詔遂罷之

十九日戊午王彥敗桑仲於房州仲退軍襄陽府

桑仲據房州也王彥嘗從開道進兵斷其糧餽亦請援於宣撫處置使張浚浚遣楊惟直領兵來援丁巳彥濟師攻自黃水兵既接賊氣懾奔潰追至白磧斬獲不可勝計凡爲賊詿誤者悉貸之招降來歸皆分隸麾下仲退軍襄陽府

二十日己未金人陷通州

王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

王彥爲三州鎮撫自此孝忠自均州來攻彥率其眾號三十萬彥及忠戰勝負相當

劉豫建歸受館於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權場通南北之貨譏察閒探

十二月崔增降於呂頤浩

崔增以七月寇太平州攻城不克劉光世在建康遣人招安增不從願受呂頤浩招安乃率舟船往上江纔到魯江口遇邵青船出江增不及備爲青所敗增在無爲軍界內屢與張琪戰增沿路以虜掠爲資所

至無遺聞呂頤浩在饒州遣人投下文字至是到彭
澤縣得頤浩差人招安遂聽節制
二十七日乙未張浚江淮招討使
杜充至雲中見粘罕改作尼堪
節要曰充持將相之權據長江之險官軍數萬其勢
非不能拒賊也而望風屈膝於窮廬之間何昔君負
國喪心病狂不顧節義之甚耶是誠狗彘之不若乞
丐之所鄙黃口巾幗之所賤者尚得列於士林也哉
又聞粘罕改作尼堪初圍太原有保正石竭起寨於西山
保聚村民人甚眾且強悍多豪俠每朔望告戒必以
忠孝爲主由是戶多可恃人盡知方金人攻之往往
爲竭敗金賊改作人屢屢遁去及多邀金人出掠者由
是粘罕改作尼堪遣大軍破而擒之皆粘罕怒使之也刪
粘至此七字當破之日竭身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改作尼堪既得
竭命釘之於車剸刃於股將欲支解之竭顧節義自
持皇恩素感忠赤昂藏之概傲慢之態磊磊落落絕
無顧慮之念生死鼎鑊之懼鐵石忠貞不是過也粘
罕改作尼堪雖腥羶部落刪此五字不覺驚異徐謂竭曰爾若
降我當命爾以官竭嫚罵曰爺是漢人甘死不降番
狗你識爺麼爺姓石石上釘橛更無移改刪曰爺至此二十六

字竟爲賊刪此字所害噫理正之役非將相之權也烏合之眾非士卒之練也斬木揭竿非兵甲之堅利也山寨之固非長江天塹之險也八月之久非望風之速也釘之於車剸刃於股非帷幄之優游也顛沛造次非從容立名之地草莽率土非封疆守死之列也充處是而下添乞字降賊刪此字竭處是而不屈則忠義之士叛逆之夫所操一何遠也充聞竭之風豈不愧歟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三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三校勘記

以卿有當世之材邃古人之學人字衍　詳練周密應作詳鍊

精密　慕容洧誤作慕洧　張中彥一作張中孚　禽其將保骨孛

堇脫將字　里正之役里誤作理　所操一何遠也一應作抑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四

炎興下帙四十四

起紹興元年正月一日已亥盡二月二十二日丁丑

紹興元年正月車駕駐蹕越州

一日己亥朔大赦改元

肆赦曰聖人受命以宅中莫大邦圖之繼王者體元而居正盍新年紀之頒朕遭時艱難涉道寡昧熟視斯民之荼毒莫當强敵之侵陵負此百憂於今五載曷嘗不未（鄉改作嚮）明求治當饋思賢念兩宮之遠而菲

陋是安恐九廟之顛而艱危是蹈苟禍可弭雖勞弗
辭然生靈久困於干戈城郭悉殘於煨燼丁壯繫身
於異域旄倪暴骨於中原桑田失時男女曠業僅存
常產者苦斗升之歉乍失故鄉者無寸土之依或廹
飢寒散爲盜賊始焉莫之加卹終而無以自還致汝
於斯皆予之過幸高穹之未厭哀吾運之已窮戎馬
雖來邊防粗備嘉與照臨之內共圖休息之期紹奕
世之宏休興百年之丕緒爰因正歲肇易嘉名發渙
號於治朝霈鴻恩於寰宇其建炎五年可改爲紹興
元年於戲小雅盡廢宣王嗣復於宗周炎正中微光
武系隆於有漢靜言涼德敢對前人尚期中外之彝
倫同念祖宗之遺澤輔成此志永底於休

遙拜太上皇帝表本

表曰接千歲之統推神莢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
朝而受祉若稽故實遙企清光恭惟太上道君皇帝
陛下體道粹精怡神沖漠方席宗祧之慶遽成國步
之艱堯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遇明夷之卦益見
聖人臣自違威顏洊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冕
之猶賒鴻雁雖賓莫附鳧書於沙漠風濤中阻徒瞻
雲氣於蓬萊

八日丙午李允文謀殺張用之軍不克
先是乙巳李允文約張用丙午教場中點人皆素隊
入教場就請糧食是夜有張崇送下宋統領者密詣
用告變曰李節制已備甲士欲盡殺軍士正總管之
罪用驚乃別告報來日盡全裝器甲入教場丙午質
明軍士皆全裝入城用請允文點軍允文大驚教場
急傳令已點入訖可便就請糧於是軍士有去意不
從用乃與親隨二千獨留城中統領孟振王林等以
軍士出南門長驅往咸甯
十日戊申馬進圍江州未解知州事姚舜明棄城走馬

進陷江州
江州被圍僅百日糧食皆盡人相啗食馬進賊兵晝
夜攻不息統制劉紹先竭力拒禦至是人皆飢困無
鬬志呂頤浩楊惟忠巨師古率師來援及進戰爲進
所敗官軍不得近城城中亦不知官軍到近郊沿江
安撫使姚舜明與紹先議棄其城出奔紹先知其勢
必不可保全乃縱火城中乘喧鬧奪西門走瑞昌姚
舜明出東門走南康進率衆入城大肆殺掠日晚有
米船到城下泊於酒坊門下始知賊已據城急解維
放船下湖口進遣賊黨追至湖口遇頤浩之兵而還

李成聞江州已陷乃渡江入城坐於州治括見任寄
居官僅二百員悉殺於庭下李資王易簡及其子寓
皆死於亂兵中其不死者惟宗室不諍等四人有沿
江安撫司統領官呂謂者城初陷詣進降手射一石
三斗弓發無不中進喜成見之曰圍城久士卒多中
箭而死非爾耶遂殺之成揭榜許人識認被虜人口
自此被虜人口皆爲親人識認而去成許人任便買
賣交易生理自後販夫擔豎漸有生意皆作庵寨以
居

十一日已酉岳飛起發江陰軍權聽張俊節制以討李

成

李成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淮十餘州連兵數十萬
有席卷東南之意數使其徒多爲文書符識以爲幻
惑聲撼中外朝廷患之議遣將未決而張俊請行乃
命俊爲江淮路招討使應江淮路駐劄軍馬並聽節
制岳飛以通泰州鎮撫使方退屯於江陰軍戊申被
命已酉進發癸丑到宜興取老小到徽州有百姓訴
其舅姚某搔擾擾飛白其母責之曰舅所爲如此有累
於飛飛能容恐軍情與軍法不能容母亦苦勸而止
他日飛與兵官押馬舅亦同行舅出飛馬前而馳約

數十步引弓滿回身射飛中其鞍韉飛馳馬逐舅擒下馬令王貴張憲捉其手自取佩刀破其心然後碎割之歸白其母母曰我鍾愛此弟何遽如此飛曰若一箭或上或下則飛死矣爲舅所殺母雖欲一日安不可得也所以中鞍韉者乃天相飛也今日不殺舅他日必爲舅所害故不如殺之母意亦解飛聞老小於徽州率軍馬趨洪州會俊時邵青在蕪湖曾以文字告呂頤浩且敘鄉曲乞受招安頤浩從之授青樞密院水軍統制蕪湖縣駐劄兼招捉沿江盜賊亦受俊節制而行

十二日庚戌金人寇改作侵廬州

十三日辛亥金人寇改作侵揚州

十五日癸丑曹成李宏受鄂州李允文招安張用率衆往咸甯縣曹成李宏以無錢糧打請復反

曹成李宏久屯於三龍河時出兵攻德安而宏亦屯於郢州野無耕種廩無儲積人有飢色成於上元日率衆趨漢陽宏亦繼至張用聞成等至漢陽率其親隨二千人往咸甯與孟振王林復合鄂州李允文遣人招成等成等曰若許入城則秋毫不犯若不容入城則當縱諸軍一蹂踐之允文許其入城遂受招安

渡江入平湖門出東門下寨於東門之外漫岡被野接連不斷鄂州無錢糧允文曰可向南自尋之於是成有復反意一日括軍中官員秀才恐其往江浙說軍中事欲盡殺之約是夜皆送至帳前而夜中大雨不止五更忽霽月色如晝而角聲已催行矣官員秀才遂得不死成自往江西

閻勍贈檢校少保

先是閻勍在定遠縣被改作爲金人所字執虜删此字北去金人欲官使之不從被殺上聞之悼惜不已贈檢校少保

十八日丙辰金人寇改作逼西京西碧潭翟興遣彭玘伏兵井谷擊敗之

金人擁鐵騎數萬犯改作逼南河寄治所西碧潭時翟興以乏糧方散遣諸部就食於諸邑所存親兵纔數千報至人情危懼興安坐自若徐命驍將彭玘授以方畧設伏於井谷遇金人佯爲奔北金人果以銳士二十八騎馳幾及玘軍伏發皆獲之乃酋改作隊長忽沙改作華沙郎君十州改作舒吉郎君柳榱改作壘嘉郎君佛面改作佛門郎君等餘衆皆潰乘勝追襲至會坑口大張小張店而還

二月一日戊辰朔祝友受劉光世招安

祝友在新市薛店也欲侵宣州以阻水不克渡會劉光世自鎮江遣人招安友留使兩旬方許受招安是時友之衆四散虜掠有至廣德軍者有至安吉縣者據安吉縣幾半月餘亦無一官軍誰何之惟韓世忠差人齎榜至昇慈步張掛而已友既受光世招安王冠在溧水縣駐軍友移書借路趨鎮江冠不從友以兵擊冠軍冠軍大敗友自此取句容趨鎮江府光世分其兵以友知楚州先是史康民在淮南與友合軍康民之軍極富出其平昔刦掠剋蓄留藏不計更以金寶賂光世光世喜康民遂得進用

十四日辛巳秦檜參知政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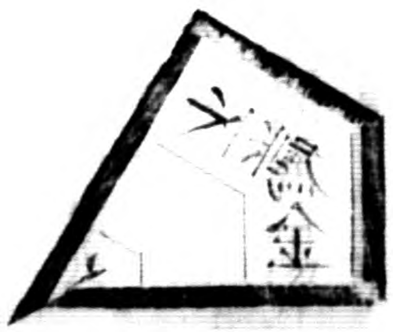
秦檜除參知政事具辭免賜詔不允有曰安社稷爲悅嘗抗死以力陳與鳥獸同羣（改作雖蠻貊可行）卒奉身而旋返虜（改作人）歎子卿之不屈人知（改作史書）季友之來歸皆的句也檜既爲參政謂宰相可得嘗因奏事言曰陛下如能用臣爲宰相臣必有聳動四方之士上默然

十五日壬午張榮屠通州

張榮在鼉潭爲金人破其茭城遂率舟船至通州過

捍海堰欲出海復歸京東爲水濤所阻不得去遂據
通州糧且盡取人爲糧斷其首斫其兩脛兩脛以鹽
淹曝乾用充糧食得脫者無幾
馬進陷筠州知軍州事王庭秀棄城走
張俊軍於洪州與馬進對岸下寨進日來挑戰俊堅
壁不出進遂寇筠州知州王庭秀棄城遁走進遂陷
筠州
馬進陷臨江軍
馬進陷臨江軍閱視軍資庫有撚金小盤龍紅袍段
一乃四川進御之物以路不通寄留於庫中進以爲

李成受命之祥遣人送成成詣
察成心耶即命焚之
二十二日已丑國奉卿趙瓊刦金人
戶部尚書印
金人既得楚州始計治運河并開水悉以江淮
舟船自洪澤口入淮至清河口是時國奉卿以楚州
既陷居於趙瓊寨中與瓊謀刦其舟船乃以二百餘
人夜掩不備刦之有被虜貴官二十餘家各稱其氏
族一白皙婦人稱是尚書右丞李梲之妾持戶部尚
書印並一玉甕可容二升許奉卿無妻遂取其婦人



而土豪徐宗城取其印並玉甕云梲自在建康被拘執而來途中已死矣一婦人言是陳邦光之親屬有一男子肥而大自稱我是王大郎王善也亂兵殺其弟五官人者善曰我嘗提二十萬衆橫行中原不期在此中不能保存一弟爲人所殺舟中之人拋擲珠玉金銀乞命者徹旦不止是時舟中尚有金人藏船板下不敢出質明舟中金人認得不是官軍皆出鬬又金人有救兵至民兵乃退

桑仲爲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桑仲在京西連跨數州無糧食人相食啗又屢爲金州兵所敗欲引衆北去至棗陽承朝廷指揮除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遂回襄陽駐軍金州王彥幕屬續觱以爲非便乃投劄子具說利害與宣撫使張浚乞不除仲鎮撫使曰竊聞朝廷除桑仲襄鄧隨郢鎮撫使遠近驚歎莫不解體且以譚兗守鄧州披荆榛保孤壘屢戡大盜奉朝廷法令隱然若一長城曾不得鎮撫使而仲乃得之是獎亂也咸以謂朝廷在遠未詳仲凶逆之狀苟稍知之必將令兗輩梟其頭顱以懲姦慝豈有以四郡數千里之百姓委餓虎之喙乎仰惟相公奉便宜聖旨爲國家大明黜陟豈可不

從權易置耶聞仲連敗衂於安康此正天亡之時若使充併力勦除稍伸國威而以鎮撫使命充則忠義者知勸而盜賊少戢矣夫充鎮襄陽則漢沔漸甯人知畏慕式固朝廷基本利害甚大伏望相公特賜收采疾速施行浚雖知其非便深嘉鬳言而不能用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四終

括見任寄居官僅二百員僅字誤作曹成李宏　曹成久屯於三龍河衍

成自往江西一作江南　人嘉季友之來歸嘉誤作知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五

炎興下帙四十五

起紹興元年二月二十六日癸巳盡四月十日丙子

二十六日癸巳詔侍從條具時政中書舍人汪藻上書書曰淮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手詔右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劘上甘心蹈斧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爲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於臣等

儻猶狃習故態用猥瑣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惓惓效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溫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惟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猶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克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意猶守前見敢再爲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虜改作敵騎充斥於中原羣賊跳梁於諸路陛下專於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爲足以卻之乎專於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以爲足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驕悍無復鬬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視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至殆不得已而行則邀格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爲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爲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有三焉惟陛下留神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

人君之於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罰如
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畧不繩
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
縱在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
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
濟柰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
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
示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
古人必有人臣爲朝廷任其責昔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
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眞卿劾

之王爲之不敢當闕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
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
於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
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
廷有人不復敢萌於胸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
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平居時聚談
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於陛下不過撫
拾目前爲追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
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
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於用恩恩過而驕

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惟我是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胷雖跬步之閒不能使之前矣漢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於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敗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為楚王以信之才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

耶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才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俯首為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於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懽心者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於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濬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濬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濬代崇文者黃裳得其領要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亦豈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奪其符印而易置其部曲乎於戰勝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

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濞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追殺走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得走獸耳如蕭何則發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以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前與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是已陛下以爲謀之不臧歟愼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乃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閒然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下酬與望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籍權勢而已此道路流傳遂以爲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於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愼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

予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得而後已朝廷豈不自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趨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爲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耶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愼之重之博采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廷而爲之役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於己而不便於國者必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盲鋒鏑赴死地難矣臣愚以謂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陳奏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無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爲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爲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取大半之賦爲非尚有

戰士十人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眞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貧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考恣爲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

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黧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鬻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尙何以生財爲哉惟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言請內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汎取何謂軍中之言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

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橫給燕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收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掊斂之瘡痍而實濟軍國之用誠非小補幸無以方寸之紙輕以予之而不之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

專務生財者有閒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預防也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爲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於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於

此蓋有深意今諸軍之驕樞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於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將臣抑之而不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眾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勿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遺史曰藻之言深切時務偉矣哉惟論將帥之名分抑之太甚不能無文武黨比之私其言使將臣毋數燕見者是豈知蜀先主與關張同卧起使將臣無得參議論者是豈知漢光武與賈復輩論朝政藻徒知三衙見大臣執撾肅揖之恭而不知廟堂延接自有官制高下之式藻又謂此曹何所知識是待將帥以無人矣此書既傳兵將官皆不堪之有令門下士作不當用文臣論者其畧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蔡京壞改作首亂綱紀王黼收復燕雲之役六字改作再啓干戈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執講和

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改作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遁逃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東西陝西淮南江浙之地爲王臣而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時時有一二竭節死難當橫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又其甚也張邦昌爲僞楚劉豫爲僞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矣

桑仲以霍明知郢州

楚州新遭張用曹成之後百室無一二存者桑仲以其黨霍明領兵二千知郢州明邯鄲人爲遞鋪曹司有膂力善戰而敢殺

二十九日丙申孔彥舟陷潭州

三月十二日己酉張俊敗馬進於玉隆觀進走江州

初張俊進兵急趨豫章至則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復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賊首馬進以大書文牒使來索戰俊復細書答狀以驕之又命王璽閱水軍於江中以疑之賊勢方强謂俊爲怯戰俊諜知賊稍怠已酉遽命大軍亟行徑濟生米渡遇先鋒擊敗之於玉隆觀乘勝追奔次筠州進方擁十數萬衆據筠州進者李成之驍將也出兵背筠河先守要地俊領步卒與賊迎戰命

統制陳思恭岳飛楊存中等分兵兩道以午爲期視旌旗所向兩道俱進俟前擊至午兩道精騎自山馳下賊駭退走死者數萬人俘八千人俟督銳卒追至城下賊力不支乃夜遁走遂復筠州臨江軍所俘者八千人俟疑復鈑是夜遣陳思恭盡殪之進之據筠州也三月旦日設香案望闕而拜有黑風如蓋自天而下漸低乃聞有聲徐視之則散而爲羣鴉不啻數萬喧噪於庭中剋擇官以爲不祥進曰何以禳之剋擇官曰當易旗幟改軍號可禳也進從之卽命易旗幟改軍號而申成照會成見之不喜謂進有背戾之心回報責之至是果敗筠州退至南康軍遇巨師古兵與戰師古軍敗是時崔增以水軍往南康軍到之日適見師古新敗橫屍滿野而進走江州矣增以舟船聽俊節制

十四日辛亥金人沒立改作默哷攻和尙原吳玠擊敗之玠加忠州防禦使兼帥涇原

十六日癸丑賜張深程唐劉子羽奭諭詔

朕治兵南服屬意西陲眷秦雍之疆崴被胡改作邊塵之擾連巴蜀之阻日聞邊隅改作烽火之驚念此瘡痍痛

如焚灼倚注樞臣之重總提師律之嚴雖云掌上之奇兵自能制勝允藉幕中之規畫相與圖全卿起自儒家明於將畧閫閫通於禁管未減頗牧之賢韜鈐贊於廟謨必合孫吳之法山川跋涉歲月淹留挫强敵於方驕賈餘勇而再振執訊獲醜斬將搴旗成茲克捷之功緊乃參佐之力算計見效嘉歎不忘然念虎狼哮噬之無厭豈勝其忿思罷奮勵而有獲所戒者輕更懷持重之思助成戡難之烈嗣頒異賞甯限彝章卿其無怠朕敢薄酬

十九日丙辰張浚徙治閬中

二十日丁巳桑仲以李道知隨州

李道者相州人李旺之弟也東京留守宗澤以事斬旺令道管其軍道之南也以一軍孤立遂寄桑仲軍中呼李道一軍爲寄軍時隨州闕知州仲令道至隨州聞通判王彥威在洪山卽請歸州彥威既至道令彥威掌州印彥威力辭不可而道遂掌之是時北方僧來投洪山者戒臘徒有一千六百餘眾寺中不能贍給又有州縣官及寄居僅百家皆仰給於寺中住持僧慶預計糧食將盡不可以支乃集官員僧眾陞堂爲說糧盡之意見任寄居之家一例更供贍一月

一月之外請自營求在寺僧行日給米二合皆以爲
其言合理而閒有僧之老者僧童之小者皆餓死官
員携老小尋路而南有達者有不達者眾僧請慶預
別供粥飯慶預終不從亦日食米二合而已慶預鄙
州京山縣人也自孩童如成人鄉閭皆敬異之後祝
髮事浮屠禪學甚高與綿州覺子隰州性覺同得法
於丹霞淳長老守洪山以拒羣賊環繞百里地人煙
悉爲盜境而洪山獨全慶預之力也

二十五日壬戌孔彥舟自潭州以兵攻陷衡柳全永道
州執安撫使向子諲

以鼎澧辰沅靖邵全州武岡軍爲荆湖西路就除程昌
寓知鼎州充荆湖西路安撫使

鼎州兵火之後龍陽沿江殘破爲甚賦稅所以僅給
本縣官吏而已武陵鄉村半爲賊區桃源邊澧州界
數爲劉超雷進所擾田畝荆榛賦入稀少倉庫空匱
官兵錢糧不以時給於是朝廷以鼎澧辰沅靖邵全
州武岡軍爲荆湖西路就除程昌寓知鼎州充荆湖
西路安撫使昌寓既出兵北援澧州又於龍陽新縣
邊城要地列置諸寨屯兵守禦是時賊勢强盛四面
交侵官兵力寡分布不足遂下屬郡調發洞丁刀手

弓弩手及東南第八將兵弓手以助蔡兵守禦兵數既增錢糧益窘又值歲歉斗米三千五百文餓莩相仍勢甚急具聞於朝待報不及卽檄辰沅邵全四州取撥諸司物以給軍食矣

撻懶改作達蘭攻張榮於泰州縮頭湖爲張榮所敗撻懶改作達蘭退走

張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率舟船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撻懶改作達蘭在泰州謀往渡江欲先破榮水寨盡載兵於舟直犯水寨時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與金人船相遇金人有戰艦在前不可近榮遑遽欲退不可

榮望金人舟徐顧其衆曰無慮也金人止有戰艦數隻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泥淖不能近岸我捨舟而陸殺棺材中人耳遂皆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人不能騁舟中自亂溺水或陷於泥淖者不可計撻懶改作達蘭收餘衆約二千奔還楚州泥淖中金人猶有未死者凡兩三日詛詈聲殆盡自東京來未曾承王命列軍中遂無路告捷聞劉光世在鎭江府乃遣人願聽節制且上功狀光世大喜聞於朝廷而榮得右武大夫遙郡觀察使知泰州

節要曰撻懶改作達蘭攻淮東撻不也改作托攻張敵萬卜嘉

泰州縮頭湖水寨爲敵萬所敗獲撻懶改作達蘭之壻戶不剌蘆達改作呼巴拉羅丹及俘馘番漢軍五千餘衆

賜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桑仲奬諭敕書

敕桑仲朕惟强虜改作敵亂常中原失馭凡王靈之靡及皆寇改作肆虐以橫行汝盡節朝廷有功江漢見姦人之專殺用國法以成擒坐使羣方肅然知畏剡章來上良用歎嘉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二十六日癸亥劉光世鑄招納信寶錢招納歸附撻懶改作達蘭在泰楚欲爲久駐之基哆然有吞噬江左之意光世知其去國久戍遠方其衆思歸而有嗟怨之聲也謂可以離間其心卽命鑄三色錢以金銀銅爲之其文曰招納信寶背有使押字爲號獲賊人之稍解事者貸而不殺說諭彼我利害向背曲直飼以酒肴俾將錢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叩江執錢爲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未幾得女眞契丹渤海漢兒萬人無室家者則爲之娶婦給糧馬器仗使出戰前後立功爲最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張榮入泰州

張榮既勝撻懶改作達蘭引衆入泰州授以忠赤靖難橫行遙郡知泰州之命

二十七日甲子李允文殺知岳州袁植

李允文以沿江措置副使知鄂州袁植知岳州各得
朝廷指揮許截留上江綱運招軍允文在鄂州招集
軍兵稍盛朝廷差高某來代允文不悅乃集諸軍官
望闕拜表乞留允文允文遂拒高某不納岳居鄂之
上流植截留綱運不放下江允文怒植牒植取之植
得牒擲於地差來人曰綱運發與不發在州府然某
期違限則必死請回文歸鄂州植曰無回文唯取其
牒批示李允文已承朝命差官爲代其公牒不可施
行允文得牒大怒會劉忠犯岳州植出城避之允文
即遣吳錫段貴等率兵至岳州數其棄城之罪執植
以歸植死於途中或曰允文使殺之也允文以吳錫
知岳州馬友取道之湖南友聞錫至乃退軍於潭州
益陽縣逐知縣魏舜遂據益陽縣錫聞友至乃闕之
金人聞張浚退軍閬州遂擾西河而歸

金人至德順軍以兵少不敢留秦亭聲言分三道而
獨出沿邊抄掠熙河熙河素多馬金人駐兵搜取無
遺張浚置司閬州五路陷沒劉惟輔疏其罪而罰之
秦鳳路統領官關師古收餘兵保岷鞏劉錫屯階城
金人自熙河東還殘階城而去浚入散關過漫天坡

郭奕爲詩曰大漫天是小漫天小漫天是大漫天只因大小漫天後遂使生靈入四川又有詩曰秦山未盡蜀山來日照關門兩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新送陝西回後奕罷宣司幹官與通判不協不赴任寓普州賣蒸餅爲生晏如也

李成徒黨據興國軍執知軍李儀

李成分遣馬進既占興國軍進留徒黨在興國遂深入江西又遭張俊之敗乃執知軍李儀奔淮南後儀及一親隨僕人遁走得免儀身着衲襖中有碎金數十兩至江州對岸一小寺中腰閒出興國軍印示其主僧求安下且煩僧尋一小舟濟渡僧見儀衲襖中是有物者遂謀殺儀夜并其親隨僕人以繩繫殺之舁其屍棄於寺後半夜大雨僕人稍甦活自解其繩留繫身邊移足欲行覺有屍在地天色雖陰黑僕人認之是儀也乃枕屍而祝之曰若得性命渡江願與使君雪冤僕待質明走數十里叩江邊小舟乃渡詣江州密訴盡捕院中僧行出官鞫戡是實追黃金數十兩興國軍印乃擲棄江中不獲僧人與同惡者皆凌遲處斬於是興國軍復降詔與新印賊在興國軍半年儀能調護之無秋毫擾民感儀之惠爲立祠

二十八日乙丑張俊敗馬進於江州
馬進筠州之敗張俊追至奉新樓子莊賊將商元據
草山狹險設伏俊熟視山峻路險度必有伏乃遣步
兵從間道直趨山頂殺伏奪險乘勝殺至江州進等
拒戰不勝絶江而遁遂復江州自是俊軍有張鐵山
之號是時與國軍諸處羣賊悉奔竄矣初俊復筠
州臨江軍奏捷上親筆諭曰以李成之狡猾馬進之
猖狂盤踞已深根株已固卿奮勵決策頻有克捷快
士民之意解朝廷之憂且朕待卿最親卿事朕最久
君臣之際休戚實同是宜乘賊勢之已衰當官軍之
已振驅除勦戮收建全功詔猶未到軍又有江州之
捷
二十九日丙寅賜李成軍中詔
朕承祖宗之休託民庶之上念連歲腥羶之變改作干戈
之擾禍不勝言聞一夫屠戮之災痛如在已而李成者
生本邊隸世蒙國恩乘朝廷多事之時爲盜賊亂常
之首假順欺眾挈兵累年朕方待以開懷冀其悔過
屢下自新之詔勉行姑息之恩裂數郡以開藩封疆
特大遣使人而將命錫齎相望而成敢負眷私專懷
凶狡每候胡塵之警反爲王旅之讎挾持兩端猖獗

萬狀自謂能欺於天地人皆洞見其肺腑乃至擅離
淮右之區越踐江南之地既包容而愈悖豈征討之
得辭爰遣將臣前臨賊境纔旗麾之一指俄壁壘之
四摧動輒有功捷無虛日顧全師之盡北知元惡之
靡逃往即屠之勢無難者言念脅從之眾孰非涵養
之餘失身一陷於豺狼終歲莫還於田畝骨肉至於
離散頭顱莫得保全靜言無辜有所不忍已敕令於
主帥專擒取於渠魁凡汝脅從赦而不問以示好生
之德以昭除亂之誠於戲國有大刑所冀鯨鯢之必
戮民皆赤子豈容玉石之俱焚咨爾汚染之倫體吾

宏貸之意速遏亂畧永保嘉生張浚討李成屢有捷
奏上欲殲其渠魁而已憫其脅從故有是詔

四月一日丁卯朔陳彥權興國軍

陳彥以班直出官爲興國軍巡檢李成徒黨賊馬進
既退彥入城軍民請彥知軍事彥令士案具見在城
中文武官職位姓名有朝請郎董某者監大冶縣銀
場彥委請權通判有武翼郎胡某者委請權都監次
第委請州縣官皆有條理惟董某怏怏不足有權軍
之意軍民厲聲而呼曰無事之時當用文官多事之
際宜用武官今已請陳知軍眾意皆同誰能間之彥

乃命吏牒董某還歸本任董某逡巡聽命遂權通判
十日丙子康淵克通州
劉光世遣將康淵往通州入其城以收復告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五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五校勘記

古者人君以恩結人（結誤作吉）必有人臣爲朝廷任其責者（脫者字）方其圍於滎陽圍（應作尼）何術（術脫字）以待之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脫能字）高祖所與謀者（謀誤作以）今四方莽（莽應作舉）爲盜區莫敢訶詰（訶誤作詞）時特有一（時特誤作時時）竭節死難楚州新遭張用曹成之後楚州應作鄂州）遇賊先鋒擊敗之（脫賊字）與綿州覺了（了誤作子）溺水而死（脫而死二字）榮自京東（京東誤作東京）來到軍中（到誤作列）錫賚相望（賚誤作賚）

炎興下帙四十六

起紹興元年四月十四日庚辰盡二十日丙戌

十四日庚辰隆祐皇太后崩

隆祐皇太后遺詔曰吾自履宮闈於今三紀常懼菲薄不足以踵先后之懿而格神靈之休乃晚年以來逢國多故二聖遐狩心常恰然皇帝仁孝自天實同憂患雖在顛沛禮無缺違幸時小康還自江介方欲饗天下之養即東朝之安而無如節宣不時偶遇微疾遽至危殞莫能自還悵此兩宮遂成永訣方時艱

難合行禮儀難以備舉皇帝服期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仍不候除服御朝臣民三日而除作樂婚姻並無禁止殮以常服不可用金玉寶貝權宜就近擇地攢殯候軍事甯息歸葬園陵所製梓宮取周吾身勿循舊制以爲他日遷奉之便於戲生者人之暫寄死者數之大終甲子一周復奚所恨尙賴臣民之眾永堅忠孝之心輔翼聖朝早臻康阜存歿之際愴恨何言故茲遺詔想宜知悉

大行隆祐皇太后議謚○舊校云謚議汪藻撰　臣伏奉敕禮部狀據太常寺今來大行皇太后崩合差議謚官差臣撰議謚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涵六氣而熙嵗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儷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廟而隆化極故古之母儀天下者生也薦其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尙矣靡得而詳在漢則明德和熹著稱於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於後皆所以揚椒塗之範炳彤管之輝巍巍乎而與帝德並隆不可貶已恭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資粵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澤深慶綿用集我太母惟我太母基迹元祐嬪於泰陵逮事宣仁欽聖兩宮稟

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洪光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二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太母起於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凶闕朝宄自內作天下之勢甚於綴旒我太母投袂而寢禍機立談而銷逆祲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雖嫣皇以鍊石補天不能過也既勳猷崇極如此而乃抑華敦儉率禮蹈和

塞私謁之塗裁外家之寵清淨謙冲而以道爲本沈潛剛克而與神爲謀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甸服駕旋舊京虔奉翟車謁款宗廟極四海之養即東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改作綿慈極郊蠶告畢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留遽掩長秋之御茲天子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游之不返雖遂服不可勉從期歲之喪而興哀無時每過舉音之節由是命有司考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於神明節以四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

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變當陽
御簾基圖既安卽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
德有功耶寢興焦勞言動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
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耶察興替之端知變通
之利親庶政以任溥天之責奉眞人以膺歷數之歸
非聰明睿知耶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源而我
窒之從容房帷密幹鴻造非安民有功耶嗚呼道之
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絶稱謂故古者賤不誄
貴幼不誄長而皇后之謚則請之於廟示雖天子必
有尊也況我太母盛德元功夐無前比豈膚學之臣

所能擬議意者必受成於宗廟爲足以對在天之靈
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宗廟之命錫之曰昭慈
獻烈皇后臣謹議
大行隆祐皇太后崩奏告宗廟伏以釁積宮闈禍延
文母凡居覆載孰不哀摧國有大喪不敢不告
大殮伏以宮闈寡祐仙馭上賓將奉容依俯臨神匱
顧溫慈之永閟銜摧割以奚言謹以十七日舉大殮
之儀不敢不告
掛服伏以昊天不弔禍及東朝念色養之永違攀仙
游而何及爰舉哀麤之制用酬坤育之恩謹以今成

服不敢不告

祭奠比舉郵章恭成哀飾既正阼階之席當陳餘閒之羞仰冀神游俯歆誠薦

欑祭伏以慈壺中虛仙游浸邈爰舉葅塗之禮以須祖載之期孝養莫追哀誠何極

啟欑伏以邦禍之延坤儀永閟方中告畢卽違有期乃涓季夏之辰恭撒西階之殯追攀靡及摧割奚勝

祖奠伏以復土有期遣車在道猶想庭闈之覲忍瞻警衛之行攀匱哀號奠觴祖訣

啟奠伏以宮闈寡祐陵寢告成爰啟葅塗將臨於厚

夜恭陳奠罕永訣於終天

遷奠伏以著龜來詭日月有期既停六綍之儀將舉九原之奉三靈不弔五內俱摧

發引伏以著龜告日披綍在庭載言厭衛之儀將舉殯防之事攀依永絕摧割奚勝

掩欑伏以龜筮協從衣冠永閟神升帝所參三后在天之游地占山靈豈千人成聚之比追游莫返銜邮奚言

上謚册寶伏以采儀懿範樞著宮闈盛德元勳實施社稷乃羣臣謚請於宗廟曰昭慈獻烈皇后永爲千

載之稱不敢不告

祔廟伏以慈闈厭世甫窴岡山既終復土之恩爰講祔姑之禮進陪廟祀永作邦休

配廟伏以關作合先朝援正尊名有欽聖御簾之詔唱爲異議由崇甯當軸之姦茲蠲剛辰恭舉徽册用嚴升廟之禮永對在天之靈

卒哭伏以颺馭遐升日期淩遠甫隔晨昏之養奄然哭踊之儀追慕無由銜哀何極

攢宮節八月朔伏以宮壺興哀屢改階葉之旦寢園在望俄驚陵栢之秋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位正累朝得齊先后仙游雖邈慈矩具存地隔三山莫獻蟠桃之實神歸九廟長游大練之衣適週蕭辰何勝永慕

秋社伏以宮衣掩御已虛夏清之儀農扈報功忽届秋成之候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儷天德大救物功深既煉石以告成遽乘雲而不返追攀無及感愴奈何

中秋伏以長樂終天人結母慈之變葬收告節月圓秋令之中觀玉宸之屢移望栢城而增愴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體姜妊之德希黃老之蹤倏赴帝鄉之

期永違天下之養每懷遺訓徒極哀悰

九月旦伏以軒星既掩騶駕莫追方興長夜之哀忽

屆杪秋之序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功參十亂道冠

六宮問寢承顏一朝違長樂之養祔姑合食千載奉

泰陵之游搖落有懷追攀無所

重陽伏以稚稚告成嘗帥九嬪之獻菊萸在御莫伸

萬壽之祈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厚德侃天徽音垂

世自哀纏於厚夜忽時及於凋年爰致孝思式陳時

薦

九月望伏以椒掖戒寒栢城無曉永隔乘雲之馭倏

更濡露之辰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化首宮闈澤流

寰宇念纂承於不緒蒙保祐之隆恩緬想徽音何勝

孺慕

十月望伏以劈結終天時丁良月雖閟宮之在望瞻

大練以無期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夢月鍾靈補天

儷德奄隔晨昏之養屢驚弦晦之遷茲覩流光何勝

永慕

下元節伏以驗灰緹室將觀一氣之回較籍清都莫

重三元之畢緬思慈範永隔仙游恭惟昭慈獻烈皇

太后所憂在賢以儉爲寶方候含飴之慶遽興復土

之哀爰即佳辰載陳誠薦

秀水閒居錄曰元祐末哲宗方擇后京師里巷作打毬戲以一擊入窠者爲勝謂之孟入於是孟在女應入宮之選至紹聖閒禁掖造纈有匠者姓孟獻樣兩大蝴蝶相對絞以纈帶曰孟家蟬民閒競服之未幾后廢處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議者皆以爲識蟬者禪也出家之兆也元符三年徽宗皇帝嗣位欽聖向后同聽政詔后還宮號元祐皇后次年向后崩復出居瑤華如故政和七年加號希微元通知和妙靜仙師靖康初京師失守徽宗淵聖皇族

近屬皆詣虜改作北營虜改作營中議亦取后淵聖意張邦昌必不能久僭欲留孟后以爲興復基本因遣人入城取物紙尾批廋辭與府尹徐秉哲云趙氏註孟子相度分付會虜改作金人以后廢歲久無預時事不復取邦昌請后入宮詔云遵少帝之玉音溯州士人石茂良在圍城居將官姚友仲家嘗親見批字虜改作敵既退邦昌請后入居延福宮號宋太后既請垂簾號元祐皇后今上踐祚迎后至睢陽上尊號曰隆祐太后建炎三年車駕渡江至餘杭有苗劉二賊之變后復垂簾以平內難二十五日復辟又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紹興元年崩於會稽初上謚號曰昭

慈獻烈後更謚曰昭慈聖獻至是前識乃驗焉孟入者兩復入也蟬者禪去聲也兩御簾惟之應也大統中絕而復續天位暫傾而復正者后之力可謂異人矣

王德執郭仲威於揚州

郭仲威爲眞揚州鎭撫使建炎四年八月金人犯改作入揚州薛慶戰死仲威奔於興化及金人退仲威乃來眞州屯駐而留其次頭領李懷忠知揚州仲威聞李成在江州且嘗有舊潛回揚州駐軍欲往上江合軍到建康遇招信劉綱軍於雨花臺仲威不備爲綱所敗遂回揚州作鎭撫使朝廷以其反復終不爲用詔劉光世生致之光世遣王德往德宣言游徼淮上至維揚仲成迎德於摘星臺德手擒之遂并其衆亦有散而之淮西者有歸還淮陽軍者

寇宏與宿遷縣土豪趙革合軍於竈山

寇宏壽春人素以刺船爲事凶悍無行良民苦之建炎末與百姓張先聚衆時人謂之張二伯者邀掠舟船沿淮而行淪於濠泗之閒楚州趙立爲金人所圍先等以衆至城下立喜用便宜皆以次借官與之時先爲首遂以權知泗州軍州事先既到泗州乃令其次劉全權通判軍州事時人謂之劉馬子者而宏又

其次也遂令宏水陸巡檢宏以衆數百人泊舟於鳳
凰洲未幾全自橫山澗寨迎取其家屬回宏以纖芥
之疑遂殺全是時先在泗州爲土豪吳鈐轄所殺宏
遂以其衆徑至泗州會先餘衆殺吳鈐轄退泊於龜
山時楚州已陷郭仲威爲眞揚鎭撫使宏願聽仲威
節制仲威借補宏敦武郎閤門祗候爲鎭撫司統制
於是國奉卿在宿遷趙瓊水寨未有所向瓊復以其
父革爲首領奉卿說革率衆下龜山與宏合軍革然
之遂率其寨俱行至龜山宏大喜乃合軍衆議以徐
宗城知泗州臧珪知盱眙軍宏復上鳳凰洲刈民麥

以圖濠州會傳報仲威爲王德所執俄而潰兵有由
龜山往淮西者宏遂以舟船行後劉光世以宗城權
知泗州是時泗州居民無一家滿地荆棘荒草而已
宏在鳳凰洲屢以舟船犯濠州攻城李玠禦退之
十七日癸未桑仲陷鄧州知軍州事譚稹走西川桑仲
以其黨李橫知鄧州軍州事
桑仲率兵圍鄧州譚稹遣人招徠蓋山王俊解圍俊
率其衆至鄧州入城稹與飲宴宴罷俊醉稹率衆突
圍出奔入川中仲攻城陷執俊歸襄陽釘於木驢上
呵喝相公遊街遂凌遲殺之

二十日丙戌王亨爲廬州壽春府鎮撫使史康民兼知眞揚州鎮撫使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六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六校勘記

密斡鴻造（斡誤作幹）　銜摧割以奚言（銜一作卽）　乃羣臣請謚於宗廟（請謚誤作謚請）　八結母慈之戀（戀誤作變）　驍駕莫追（一作駾駕）　作打毬獻戲（獻字衍）　以一人擊入窠者（脫人字）　兩大蝴蝶相對綣以纈帶（綣應作繚）　且嘗有舊潛回揚州駐軍（二句一作且嘗有淄州同駐軍之舊）　遂率其寨俱行（率其二字應作同）　宏復上鳳凰洲（上應作至）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七

炎興下帙四十七

起紹興元年四月二十一日丁亥盡八月八日壬申

二十一日丁亥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於恭州獄中

初王庶以失延安自劾罷六路節制也聞張浚來作宣撫處置使即前途迎見之浚以庶爲參議官復與庶偕行浚既失全陝退保蜀中復欲用端庶曰不可富平之戰宣撫與曲端有勝負之約今日宣撫以何

面見曲端若曲端得志雖宣撫亦敢斬之不可用也吳玠亦懼端之嚴明恐其復用乃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心玠侍浚立舉手以示浚然不言也浚雖有殺端之意而未有罪庶等曰曲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萬州覇管復令恭州取勘康隨先在鳳翔府曾遭端決背一百有切骨恨浚以康隨爲提點刑獄公事端聞之曰吾其死也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嘗日馳四百里惜之過於子息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命獄吏縶之維之糊其口燔之以火端乾渴而死遠近士民聞端之死無不悵怏有數日食不能下者不旬日鐵象亦斃

林泉野記曰曲端字師尹鎮戎軍人通書史善屬文精騎射建炎初經略使知渭州樞密直學士席貢用端爲統制屯涇州是冬金人犯涇屢爲端所敗時陝西五路制置使王庶以端爲都統制庶嚴酷嘗曰假使曲端忤我我亦斬之端聞而忿虜犯（改作敵趨）延安端不肯救庶走端寨端責以失守囚而奪其印累日方得釋建炎三年召端爲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地遠不能赴張浚宣撫陝右築壇拜端爲威武大將軍

涇州防禦使端登壇諸將懽聲雷動浚由是忌之四年正月二日兩破虜眾改作北軍浚欲合五路兵於耀州與虜改作敵決戰端堅持不可謂宜五路分擊浚不從王庶時爲參謀因譖端欲反乃送端恭州及戰於富平乃詐建端旗幟以威虜改作敵婁室孛堇改作羅索貝勒曰紿我也一戰我軍大敗庶薦康隨爲提點刑獄令誣以端罪次年下端恭州獄逼殺之軍民益體解而五路遂陷於虜改作敵浚還朝中丞辛炳侍御史常同言浚妄殺良將致失五路罷之

翟興殺僞信王楊餧糜之子

沿河守禦官王興報大河北岸有兵千餘人其首領自稱親王翟興招延渡河厚其供饋以兵衛之既行移則稱信王或稱鄧王或自謂是淵聖文檄不一蠱惑眾聽意在誘結將士動搖邊境興察之其爲首領者覺之乘夜潛遁興委都統制董先追襲至商州獲之乃鄧州楊餧糜之子也識證甚明遂幷其黨殺之

馬友敗孔彥舟於潭州遂以湖南副總管知潭州

先是馬友在南陽軍也張用已受招安在鄂州城中友遣都統王成率眾渡江攻鄂州平湖門或走報用

用曰何不殺之曰不敢殺也用率親兵登城成見之聲喏於城下用問爲誰曰王成用責其不忠便使以神臂弓射之其衆退還漢陽翌日李允文差友爲湖南總管友遂率衆往湖南至是屢與孔彥舟戰敗之彥舟退去友遂入潭州

郭仲荀復登州防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

辛道宗爲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

孔彥舟在鄂州受招安

孔彥舟在潭州屢敗於馬友乃退去欲向南行因作口號有又被杜鵑頻喚省參差兵馬過衡陽之句遂寇岳州官吏皆走一城盡空彥舟無所掠遂寇鄂州

漢陽軍一帶下寨時鄂州大饑米一升三百五十文民多餓死彥舟括軍中米出糶於市每升二百文人得少蘇皆翕然稱揚彥舟之惠知鄂州李允文聞於朝廷招彥舟彥舟聽命

五月十三日戊申金人折合孛堇改作哲爾格貝勒攻和尚原吳玠禦退之

折合孛堇改作哲爾格貝勒以三百餘騎入山谷欲攻和尚原吳玠遣兵擊之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金人棄馬遂敗走於鳳翔府

沒立改作默哷寇改作攻箭筈關吳玠擊退之

沒立改作默哷改作懲三月之敗復會烏魯改作烏嚕折合改作爾格

眾數萬由階成出散關吳玠擊走之時沒立改作默哷方

攻箭筈關玠復遣兵擊退沒立改作默哷不得與二酋改作

烏嚕哲爾格合矣

邵青寇太平州

邵青先受朝廷招安授樞密院水軍統制蕪湖縣駐

劄張俊討李成令青聽節制青至池州與張用徒黨

相持時時戰鬬又辭以無糧請於朝廷朝廷從之青遂

復回蕪湖就糧是時當塗蕪湖久苦青之擾皆不喜

其復至青遣人往太平州買賣知州郭偉不放入城

乃曰邵統制已有指揮往收李成安得復回此邵青

聞之怒率眾欲入城城門皆閉遂擁眾攻城時五月

十六日也青有眾數萬大小舟數千艘入姑溪河上

蓮褐山下至采石東至三湖口與其黨單德忠孫立

魏曦閻應分布偏滿又於城中外四壁劄立砲寨開

畎姑溪河水盡淹圩埠掘斷援兵來路燒屋宇驅百

姓沿江採斫草柴於城下填疊墁道兩所百姓稍怠

緩者賊在後以刀殺之幷其屍和柴草疊路一日之

間墁道與城相平下瞰城中縱火箭焚燒樓櫓取有

孕婦人一二十人城下割腹取胎以卜吉凶自此攻城晝夜不息用雲梯及三稍五稍礮者百餘座天橋對樓鵝車洞子一發四面填壕攻城偉親率將士軍民城上與賊血戰官員軍民傷中者千餘賊以礮打損一敵樓搖動欲倒壞共請立木別修偉曰賊軍在城下曉夜攻擊無休息時何暇修敵樓命百姓運土實之倏忽滿遂牢固不復別修青亦不能近偉方食於城上青一礮擊其案損偉不動又以矢斃其侍吏偉亦不顧已未夜偉召募長槍敢死軍兵下城西壁刦賊營寨東風緊猛發火焚燒賊兵所疊墁道火焰熾延及鵝車洞子之屬賊不能救遂將所虜强壯無殘疾鄉人用錦繡衣服新頭巾裝束驅催往江口剖腹取心祭轉西風不應賊連夜接戰中傷及死者甚衆偉以姑溪水面高於賊寨地遂於辛酉夜召募軍民下城開放河水水勢湍急淹浸賊寨賊計窮壁會鎮江府劉光世遣人來招安壬戌拔寨遁走下水而去初青有參議魏曦者多知有謀偉忌之乃用響箭射一文字至城下青得之又兩日青殺曦人皆謂偉用間計而青信之也

六月朱勝非在江州上疏乞恤民招盜

朱勝非自罷知洪州轉徙於湖湘閒建炎四年六月
復觀文殿學士除江州路安撫大使知江州勝非聚
兵於吉州逗遛不進以劉紹先楊勍傅樞爲統制及
李成陷江州爲張俊所敗勝非乃以紹先兵屯江州
數月勝非方至然除命已一年矣九江新遭李成所
破被禍最酷彫殘甚於他郡而帥府舊治豫章創移
於九江官府荒陋且不可號令一路方朝廷置鎮撫
使移易諸路帥臣經畫無節於是勝非上疏論東南
盜賊欲招撫西北劇寇則命之以官使流離北人各
得其所所汰被虜者老弱者不願從軍者留精銳使

散處諸軍如此當不爲患至若江西大寇皆因朝廷
號令無定橫斂不一名色既多貧民不能堪以故爲
寇且言臣被詔赴任來自桂嶺陸行一千七百餘里
至臨江軍所見道上居民及近路村落自入衡州界
有屋無人入潭州界有屋無壁入袁州界則人屋俱
無良民無辜情實可憫陛下幸降寬詔深加哀憐蠲
削苛擾俾知實惠招降其首領與補一官收隸軍籍
而散遣其徒眾各使還業則江西之亂庶可指日平
也不然則爲盜者日益眾勢必南軼湖南二廣皆不
得安矣先是李敦仁亂江西帥臣監司多往招收或

許以高爵或陷以厚利敦仁閒殺所遣之人乍服乍
叛終莫能平勝非募人往招之有許吉範者願行勝
非叩問再三知其能辦然後自爲文榜授之使行以
招之吉範如其言而往不數日敦仁輩三千餘人來
降然後諸郡解嚴

誅郭仲威

郭仲威自焚刦平江府卽轉至淮甸王德誘而執之
檻送行在朝廷以仲威望敵不戰焚刦而出誤平江
一城生靈者仲威也且在眞陽州跋扈之迹甚明命
王舜成押赴平江府凌遲處斬是日也舜成以甲兵
防護凌遲於飲馬橋下城中軍民歡躍稱快

張俊追及李成敗於蘄州石幢城成走附於劉豫

張俊既敗商元馬進於江州而李成在蘄州俊引兵
渡江至黃梅縣與成戰成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
人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誤之後俊帥衆
攻險賊衆奔潰追殺賊將孫建馬進及首領無數自
黃梅六安諸郡賊徒聞風遠遁成北走降於僞齊

張俊送知鄂州李允文於行在

張俊爲江淮招討使移牒李允文曰恭奉聖旨統大
兵前來掩殺賊徒李成請照會時鄂州糧食且盡而

孔彥舟在漢陽以來允文得牒遂悉眾往江州丁家湖見俊俊分兵三百人與允文回州允文怒俊奪其軍有言侵俊俊怒其在鄂州殺袁植等事差人押送行在所

沈與求爲侍御史

先是沈與求爲侍御史以論李陵乞詔宰執選用罪戾之人除職與郡遂除直龍圖閣知台州待闕未赴上思與求之忠有旨召還再除侍御史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與求對曰王安石以己意變亂先帝法度誤國害民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揚雄名世大儒主盟聖道新室之亂乃爲美新劇秦之文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於漢則取雄於五代則取道臣以是知其心術不正則姦僞百出僭亂之萌實由於此起自熙甯元豐以來士皆宗安石之學沈溺其說節義彫喪馴致靖康之禍巧爲賣國一時叛逆適逭典刑願陛下明正其罪以戒爲臣不忠者是時上不欲究僭僞事因與求之言遂大感悟

邵興退軍於興元府

邵興在盧氏縣爲董先所攻興不勝遂率眾走入興

元府投安撫使王庶宣撫張浚以其姓名與年號偶同遂改其名爲隆

七月岳飛爲神武右軍副統制

張用以兵五萬降於張俊

張用自咸甯縣趨江西屯於瑞昌境中曹成屯於吳仙鎮張俊既敗李成成歸劉豫矣乃使岳飛招用降用有受降之意令諸軍來日往吳仙鎮與成合軍翌旦軍士有之吳仙鎮者久之用不至眾皆疑之俄有承局報用已受岳飛招安追軍馬皆回眾以既行三十里不可回矣乃趨吳仙鎮曹成令中軍人別作一寨未幾用再遣人追其軍馬遂往瑞昌與用合矣

討論蔡京王黼童貫譚稹李邦彥朱勔梁師成孟昌齡楊戩父子親黨門人得官改轉者皆降八官

宰相范宗尹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范宗尹爲宰相侍御史沈與求言其無經畫才遂罷之制詞有曰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既丁甯德意而申命於朝汝方廢格詔書而持必於下此宗尹所以罷相也范宗尹字覺民襄陽人宣和三年登進士乙科時年二十三靖康初召赴闕累遷諫議

大夫是冬虜再犯順四字改作金人再舉入邊宗尹俯伏流涕請
割三關與虜改作康王在單州宗尹自都來迎建炎
初言官疏其主和之罪罷落職三年召復諫議大夫
是秋參知政事從駕幸海道次年召復諫議駕回越
州拜尚書右僕射奏改御前五軍爲神武五軍御營
五軍爲神武副五軍分江淮京湖路爲十五鎮撫使使
各爲守備屏蔽行在乃以呂頤浩守江東朱勝非守
江西劉光世守浙江薦孫覿汪藻李擢陳戩謝克家
入朝量移王時雍徐哲秉莫儔吳幵王紹王及之胡
思等上皆不知識者尤其不公虜改作金遣秦檜歸朝

士多疑之惟宗尹李回主其忠遂擢爲禮部尚書李
成入寇建議遣張俊等破之紹興元年宗尹議討論
蔡京等父子親黨門人得官改官者侍御史沈與求
以爲言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年三十
十六日庚戌張琪寇饒州
張琪寇饒州呂頤浩遣統制郝晟崔增王進顏孝恭
閻皋與戰大敗之琪退走遂寇浮梁
權知濠州李玠率家屬去令張德權知軍州事
李玠在濠州當羣賊縱橫之時以嚴酷殺伐守其城
縱兵橫擾於民故能得兵軍之情久處於危城中金

珠寶貨不可以數計玠棄城而去陸路既不可行又水路爲寇宏所拒宏屢犯城下與玠戰勝負相當至是玠通書與宏請和宏許之玠遂留州印與巡防官張德令德權管軍州事玠乃以家屬泛淮而去凡得民間金銀財寶皆重載而行至鳳凰州見宏宏待之甚厚玠言濠州無守將使宏進趨城可以保民而功成

二十一日乙卯劉光世招安卞甯及郭仲威餘黨渡江卞甯者楚州五湖中捕魚人也初甯聚集捕魚人後又聚强壯僅有千餘人在湖中山歸化里爲寨無糧食專掠人爲糧郭仲威在眞陽遣人招之不應至是受劉光世招安又有仲威餘黨欲渡淮投劉豫豫不受復出沒於淮南亦受光世招安光世皆令在長蘆以待發舟船濟渡甯及仲威餘黨皆聚於長蘆無糧食衆皆飢乃掠人爲食半月之間食啗萬餘人乙卯光世方發舟船來濟渡先是兀朮（改作烏珠）屯於六合既退軍不驅虜百姓尚未覺彫殘經甯等食覺彫殘矣

詔張俊班師

中書舍人林遹轉對劄子

伏見比日收復江筠等州李成敗兵奔逃潰散淮南

番改作敵騎渡淮愈遠蓋亦上天悔禍稍稍休養生聚以成陛下中興之業願乘此時嘗膽愛日聚兵積粟蒐閱士卒夙夜籌畫以備他日防秋之計自虜改作金人南牧天下痛心疾首日望一日今五年矣將不加勵士不加勇財不加富然未知所以善後者萬一循習目前如積薪厝火寢處其上可謂安乎李成本與虜賊改作金人連結爲聲援今雖敗衄根株未除餘孽猶在藏畜愈深不可不慮也虜改作金人前歲蹂踐江浙氣燄尚驕今聞遂爾北去在兵法兩敵相當多令示所長匈奴匿其肚士肥馬示以羸怯遂有平城之圍

鷙鳥欲搏必戢其翼況北歸之眾齊集淵藪未離巢穴改作經時未久即遂引去安知不示弱以怠我師俟秋高馬肥遣李成招集瀕淮飢民呼吸羣盜侵軼江南徐以勁騎揚兵福山擣虛浙右水陸並進以困我備禦以分我應援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彼處其逸而我不暇合矣比聞北人再犯改作入關陝竊思狂虜改作敵情非直爲陝右也前代諸葛亮以偏隘之蜀尚欲與曹操爭天下必先取仲達勤師渡瀘豈爲甘心於不毛之地哉趙元昊未叛命之前連年先以兵取唃囉改作沿邊諸大部族然後舉兵而南是皆先去後患俾無牽制內

顧之虞況陝西無勁兵之地賊黨改作敵衆踰淮越江不顧其後犯兵法所忌今遽併力於西陲安知其計不在於南侵也宣王撥亂中興下添必先二字內修政事然後外攘夷狄刪此二字今日之弊惟在兵不習戰將不肅命財用殫匱民食艱踊州縣以軍興爲名而掊取無度此迺腹心之深病政事所當先而盜賊四夷尚爲病在四支可以漸去也陛下與廟堂公卿大臣汲汲講圖之臣書生何足以揣度事機儻赦其狂瞽少賜採擇甚幸

八月八日壬申張俊點揀張用人馬

張用在分甯縣冷家莊受岳飛招安張俊往瑞昌親揀其軍五萬强壯者留之餘逐便令去有投曹成者有投岳飛者有投韓世忠有自營生者自此曹成走湖南韓世忠追之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七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七校勘記

浚乃送端萬州羈管羈誤作覇　令誣端以罪誤作令誣以端罪

馬友在漢陽軍也漢誤作南　又於城中外中字衍　及三稍

五稍礮者百餘座者字衍　倏忽塡滿脫塡字　青一礮擊

其案案損脫下案字　東南盜賊則欲招撫使降脫則字使降二字

有許吉範者一作吉世範下同　眞揚州揚誤作陽　至黃梅縣

復與成戰脫復字　俊怒其在鄂州一作俊怒具允文之在鄂州　以

論李陵李陵一作季陵　以人主之孝人主一作全生　次年召復諫

議駕回越州召復諫議四字衍　故能得軍兵之情軍兵誤作兵軍

使宏進趨城下脫下字　可以保民而成功成功誤作功成　在

湖中山歸化里爲寨山字衍歸化里
漠然未知所以善後者一作歸北里　在眞揚誤作陽
俾無牽制內顧之虞內一作脫漠　必先取南蠻南蠻誤作仲達
賊儻踰淮越江儻誤作黨　況陝西吾勁兵之地吾誤作無
少賜采擇幸甚誤作幸

炎興下帙四十八

起紹興元年八月八日壬申盡十月三日丙寅

詔呂頤浩赴行在

十五日己卯王擇仁特授通直郎直徽猷閣權發遣河東路制置使司公事韋壽佺特授中衛大夫昭德軍承宣使制置使司都統制太原府經略安撫使兼知太原府李宋臣馮賽並與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兼河東路制置使司都統制宋臣充平陽府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平陽府賽充隆德府路經略安撫使兼知隆德府

已卯降旨韋壽佺李宋臣馮賽幷河東諸山寨首領等能著忠義率眾戰敵四軍誓不屈節從番改作敵及王擇仁遣人撫諭約期相應收復故地忠義顯著令學士院降詔奬諭內王擇仁特授通直郎徽猷閣差權發遣河東路制置司公事韋壽佺等皆橫行遙郡知太原府爲經略安撫使制曰王擇仁策士謀國常以合從爲先軍志論兵則以伐交爲貴乃知強弱之勢常存離合之間宜資總制之權用率眾從之聽以爾忠存衛社義篤尊君恥中原之見侵憤孽胡改作強鄰之不道因連豪傑糾合師徒勵精銳之前鋒將驅攘於醜類改作外侮遣臨全晉參制帥權俾勇冠三軍式奮爪牙之用而盡護諸將率歸帷幄之籌居則保輔車相依之安動則成首尾俱應之勢率和眾志庸建茂勳尚觀厥成嗣膺殊寵時河東已陷擇仁等但遙領其職二十三日丁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范宗尹罷宰相上欲用顧浩而富直柔韓璜等密薦秦檜乃拜檜右僕射制曰出處行藏皆合平道死生禍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常若著龜之先見捐身挺節獨如松栢之後彫巍巍眞社稷之臣招之不來麾

之不去者屹然在朝庶幾外侮之姦聞風而弭

汪伯彥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汪伯彥初爲祁門令王本門客秦檜與其兄梓皆從伯彥學崇甯二年伯彥第進士累官中大夫建炎中爲宰相敗事責授甯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至是檜爲宰相薦其才乃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高安殺楊彪詣王彥降

楊彪高安皆楊進之餘黨也往來京西秋苗將熟即入房州界華谷劄寨刈稻而食有曹端下潰兵將三百人來合軍華谷田苗已盡復出磐川又食田苗盡迺遣人齎狀詣王彥乞降許之已束裝行安殺彪而自率其眾乃曰楊彪已受降復有向背之心高安殺之矣彥喜留安爲將

孔彥舟爲斬黃州鎮撫使

孔彥舟在鄂州授斬黃州鎮撫使中秋日彥舟作筵會東邊坐統制將官西邊坐州縣官早筵十二盞每盞出四美人穠纖長短大抵一般又一般裝束執板謳詞凡四十八人晚筵十二盞每盞出四女童如早筵亦四十八人器皿盡用黃金議者謂臣庶之家在

當時所未有初彥舟在潭州與通判張膽通家往還膽妻趙氏宗女也有姿色彥舟悅之離潭之日奪取趙氏而行爲蘄黃州鎮撫使每出獵與趙氏聯鞚而往趙氏著銷金袍束玉帶戴尖風笠子宛然如畫彥舟專寵之

李回爲參知政事

初秦檜自虜改作敵中歸李回力薦其忠至是張守罷參知政事而除回檜有力也辭免不允批答省表具悉朕錄德而定位量能而授官自一命以上必審稽切實而未嘗以名器假人也況從容帷幄與朕日圖天下之事者乎卿學通淵源世習臺閣與政未幾赫然有聞擢諸樞機之廷付以丞弼之任惟九德咸事既灼知之已詳雖三命滋恭豈牢辭之可免趣體朕意毋虛厥官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汪伯彥復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壽春府廬和等州安撫使兼知池州

九月一日甲午朔汪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秦檜薦汪伯彥爲江東安撫大使侍御史沈與求言伯彥誤國不可復用遂改除宮祠

徐文駐軍於明州

邵青欲以海船寇明州故命徐文軍於明州徐文者
初在登州聚據於靈山後轉海歸朝廷也
二十一日甲寅呂頤浩加少保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
范宗尹罷宰相乃呂頤浩赴行在而先拜秦檜右僕
射又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譖頤浩故到闕多
日未有除拜人皆疑之俄拜少保爲尚書右僕射力
辭少保遂加特進
二十三日丙辰郭偉知太平州再任
郭偉知太平州捍禦崔增邵青有功有旨再任而偉
已受代至是令依降指揮知太平州再任制曰迺者
潰叛之徒游魂四出而爾登陴保聚屢抗賊鋒安輯
兵農斯亦勤矣與其更選於羣才孰若因任於已試
進職一等還之故官惟惠疲瘵則可以固民心唯謹
綏馭則可以奮武衞偉還至本州界代者右通直郎
方承閉門不納具申朝廷御史臺稱見發郭偉贓私
上降旨方承刦持朝廷理當行遣追理出身令江東
路安撫大使司拘管取勘具案聞奏
二十四日丁巳王彥敗李忠於秦郊店忠奔於劉豫
李忠本曹端之部曲也曹端與王彥退襄陽屯於中

盧闢殺端欲自統其兵忠不從與其衆戴白頭巾聲言爲端報仇聚衆數萬號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擾於京西漸犯金州界有闕川蜀之心遂具公狀申宣撫司乞下洋州關隘照會張浚以爲憂遣舉一行事務顏孝隆稟議官蓋諒馳詣金州以撫慰爲名深賾其意並以黃敕差忠知商州兼永興軍路總管孝隆至軍中申宣撫司稱忠實有兵二十五萬有奇諒覘知忠不遜封質孝隆不肯赴商州任申宣撫司乞爲備浚以孝隆爲怯委興元帥王庶收接忠入關仍散處其衆於興元洋州境內庶移文忠疾速發赴新任如

願入關俯於關下解甲結隊以次進發忠去關二十里駐兵回翔數十日無解甲意一夜殺孝隆引去攻金州鎮撫使王彥率兵控禦忠沈鷙善戰又其下皆河北驍勇官軍與戰輒不利一日彥與忠戰於豐里令提舉官趙橫率門軍駐於山上爲官軍之策應別遣精兵與忠接戰彥於高山上觀之官軍少卻彥麾橫救之不應官軍遂敗彥內憾橫而外猶存禮貌也彥退舍秦郊見路傍居民則麾之使去曰賊甚銳不可當也忠遂陷諸關彥令將士盡伏山谷間息烽燧偃旗幟不鳴金鼓禁樵採又焚秦郊積聚若眞遁者

以誘賊秦郊去城纔二十里道路夷坦寂無人聚彥悉出府庫所有召募必死士得千餘人改易麾幟軍號設奇以候其至戰之前一日游騎出秦郊彥召將佐曰賊必以我爲遁明日當悉其家屬乘勢長驅以入郡城夜半分官軍爲三以遏其衝又以五百騎伏於林閒丁巳陵晨賊果大至官軍逆戰聲震山谷勝負猶未分也俄伏騎張兩翼繞出奮擊賊大奔潰擒馘萬數俘生口無算輜械蔽野追襲至於永興軍至秦嶺因收復乾祐縣以歸忠奔於劉豫時金州廩無儲積士有飢色所得資幣盡分部伍人皆讙悅彥方退舍秦郊也告急於宣撫司興元帥王庶遣偏將酈晟及馮賽等赴援忠已敗走賽由閒道乘之斬其大將曹威張敵萬腹心蔡大路三人盡獲顏孝隆所齎黃敕告劄等賽者孝隆之將也自盧氏縣隨隆至興元府故庶用之

孟庾爲戶部尚書江南荊湖宣諭制置使○舊校云宋史九月己未初措置河南諸鎮屯田以戶部尚書孟庾爲江東西湖東等路宣諭制置使

李捧以其眾降於劉洪道

張琪在宣州南陵之閒駐於孔村其次李捧者以兵攻琪琪敗走捧遂爲首其次即華旺也池州劉洪道

差兵士往宣州買果子爲捧所得捧曰爲我往池州下文字我欲受池州劉待制招安捧遂以細果一擔附兵歸贈以金銀而軍中首領皆有贈遺既回池州洪道甚喜再遣往所報一同乃命統制官李貴且招華旺貴與旺同至貴得金銀甚多洪道以旺爲池州兵馬都監然後招捧捧亦至洪道嚴容見之捧股慄謝曰李捧以遭亂世苟逃性命遂與張琪結義爲賊屢蒙朝廷厚恩使就招安而張琪惡心不悛久阻王化今李捧同率忠義之眾併殺張琪張琪逃命不知所在故捧等願就招安爲國家致死洪道甚喜飲之酒捧一飲而盡并金盃與之洪道命其軍至城下自馬牙至清溪口凡三十里遂問願歸農者給公據放歸岸下艤舟百餘艘濟渡歸農人凡七晝夜不絕歸者以鄉里空虛往往皆餓死朝廷授捧以正使以其眾赴行在

二十八日辛酉詔求有謀策能還兩宮者

任直清改舍人官除直秘閣仍賜緋章服

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翟興遣幹辦公事任直清至行在上召見直清具奏汴洛閒艱危之狀及陵寢事上歔欷久之直清以文林郎改舍人官除直秘閣

仍賜緋章服

制曰爾以諸生奮身戎幕百舍重趼入奏行朝賜對從容有嘉忠悃官雖寄祿實是京僚逢萊道山以儲英俊併賜身章用示寵錫求之昔時是非聲譽在人服勤之久保任應格功效卓然者未有一朝而兼得者也朕之寵爾者厚矣爾亦思所以報之

翟興加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

翟興在河南以孤軍守國家之地忠義之氣堅若金石下詔褒之擢加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仍命辭曰爾奮身校長不忘國恩獨以貔虎之師屢挫夷虜改作跳梁之眾輯綏民旅祇奉寢圖遂定洛京益張武衛朕甚嘉之進階三等以旌爾功仍陟軍團俾持使節至是興始得爲遙郡

十月一日甲子朔汪藻轉對劄子乞通好大石改作達實林牙

劄子曰○舊校云浮溪集後序云公集之存者十不得五觀此二劄不見集內信乎散失者多矣臣聞契丹自景德以來與本朝爲兄弟之國結之齊盟申以禍福歲講鄰好休兵息民天地鬼神實式臨之不可渝也宣和中姦臣自急謀身之計者欲因事固寵暴興燕山之師與金人滅其社稷至今契丹之

人怨我本朝深入骨髓故數年國家遭腥羶改作蹂躪之毒有振古未聞者豈區區金人能爲此哉皆契丹之人攄其忿心相與戮力締謀使之逞憾於我也某初伏思自阿保機改作巴堅有國唐末至今雖天祚怠於政事以至失邦然本無大過人心未離以堂堂大國受命二百餘年懷恩者衆安能遽亡必有再興之理再興而修怨本朝其首也故嘗爲國家私憂過計以謂金人暴虐動違天地決不久存其勢必滅滅金人者契丹也金人滅而吾之中原受敵甫深今果聞大石改作達實林牙者有復振之說是安得不慮哉臣愚以

謂林牙雖振勢猶微也於尚微未盛之時以人情揆之必易爲游說若募願使之人或令張浚就陝西募願行者取問道齎重幣厚禮以聘之明言兩朝修好之久本自無他中間止緣奸臣疑惑朝聽遂至敗盟今若悉棄前愆偕之大道復好如初以安元元之心庶幾改聽若候其國勢已成而求之恐無及也此說果行中原有百世之安矣孰與夫去一强敵得一强敵仇我益深者同日而語哉伏望陛下留神而加察焉

又劄子請淮南屯田臣竊惟國家遭金人之禍於今

五年無歲無兵而去歲之役振古未聞迺者盤礴之師至江壖不渡此陛下憂勤上通於天而天贊我也然臣嘗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虜改作金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之地虜改作金人必不能守若爲劉豫經略不過留兵軍數萬人而已耳蓋可驅而去也淮南薦罹腥膻改作敵人蹂踐且羣盜繼之民去本業十室而九空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已棄決非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爲正二月閒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諸頭項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塞柵除見存人戶田產不借外其餘移流未還者明降指揮各借五年使諸軍分地而耕俟糧食充盈規模已定然後徐步而圖中原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南羣盜此萬世一時也取進止

三日丙寅朱勝非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

朱勝非知江州嘗論鎮撫使處置乖方之誤又乞歸江西率師於洪州又謂安撫大使與宣撫使名稱甚重而無糧無錢無餉無兵其實不及一小邑上皆是之而當軸者不樂諷言者指其逗遛江西不赴江州

新任之罪責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初不帶
卿監官止以中大夫分務失典故也俄果罷鎮撫司
江西帥司復歸洪州湖廣湖西依舊爲南北路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八終

陰連豪傑 陰誤作因　巍巍眞社稷之臣奕奕蓋廟堂之器 巍巍誤作魏魏　奕奕脫至此四字
又曰定策而安劉氏素聞周勃之賢矣謨而翊舜朝終
賴皐陶之德辭免不允有曰方喜得社稷之臣 脫十六字下接招之不來云云　檜有力焉 焉誤作也
字　即於關下解甲 即誤作仰　遣提舉一行事務 脫提字
民無兵 民誤作鉤　初不帶卿監官止授中大夫分務失典
故也 此係小注誤作正文授誤作以